

交 易 所 周 刊

中 華 郵 政 特 准 掛 號 第 一 卷 第 三 十 七 期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九 月 廿 三 日 出 版

論水災與中國國民經濟

(一)

中國是一個災禍頻仍的國家，每年都有水旱瘟疫等各種災禍發生，而且每次災禍都是形勢險厲，蔓延至廣，無從救濟，而聽其自生自滅。在這些災禍之中，影響中國國民經濟之安定與發展至鉅的，當以水旱二災為最甚。例如近年來的水災旱災之爆發，災區動輒廣達數百里，災民數及千餘萬，至於農事之受損，收穫之減退，田園之荒蕪，資金之喪失等等，猶不可以數目計。即如今年春初的旱魃，夏汛的汎濫，災象良屬匪小。特別是此次的水災，遍及中國全國，襄漢流域的水禍，為八十年來所未有，城村陸沉，人畜漂失，田野悉成沼澤，損失以億萬計，而黃河堤防的潰決，汎流向淮運的傾瀉，所經之地，概成澤國，田廬蕩然，其為禍亦不亞於襄漢各地之慘烈。在此國勢危岌，農村破產，百業凋零，民生艱困之際，突然復遭此彌天浩劫，更將增進中國國民經濟衰落，中國人民貧困之危機，而不可漠然忽視，必須急謀救濟之方。

旱災水患之形成，雖然一方面是由於自然現象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則人為的水利設施問題，亦具有至大至密的關係。譬如引水設備的不完善，水源供給的不充分，則可使旱災誘發或擴大，反之，堤防設施不堅固，溝渠排水不良善，則又可激發水災，造成洪水汎濫的慘禍；又如造林運動的完成，對於防水防旱皆有相當的功効。所以人為的水利的整頓，是可以相對的防範水旱災患於未來，以及弭救災禍於既成。不幸中國年來水旱災禍之連綿，其最主要的原由，就是由於這人為的水利問題之不能有一妥善的辦法，於是益加助長自然的災患之凶焰。現在我們試單就水災問題來專門討論，更可明瞭這種關係之所在。

(二)

因為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在於農業，同時更因為中國農業經濟的特徵，乃是以米麥生產為中心的灌溉耕作，而不是以園藝栽培為主體的乾燥農園，是以水



漆琪生

水災特輯 (二)

論水災與中國國民經濟	漆琪生
政府的救災策	
縱論河患	李儀祉
江河水患標本治法	孔祥熙
勘災區經過及意見	貝克
水災的原因和預防	貝克
災情視察報告	
山東河南河北三省水災查勘報告	許世英
江漢水災視察報告	全國經濟委員會
長江襄河視察報告	李書城
蘇北最近水情視察記	律鴻起
江河災情視察記	陳慶雅
各省災情彙報	
福建 雲南 山東 湖北	
湖南 河南 綏遠	

的需要，在中國的農作上，特別重要，因而引水問題、灌溉問題，成爲中國水利問題的核心問題。這種情形，無論在中國的稻作區域，與種麥區域，皆是同樣。

在各種農產品之中，水需要量最大的，當首推米稻。水的供給之充足與否，不單是影響稻作之生存與滋長，並且還作用着米質的成份之優劣。關於米稻對於水的需要之情況，美國農業學者柯勃蘭氏曾經有過很精細的數字說明，可不贅述。要之，水利問題，灌溉問題，對於米稻生產是具有最重大的作用和影響，此乃是確然的事實。稻作在中國農業生產中，是佔有支配的地位，中國農業經濟最主要的生產區域之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皆是自作爲主要的農業生產，年中米穀的收穫量，佔全體農產物的過半數，同時最大部份的耕地，皆是稻田，最大部份人口的食糧，亦皆是食米，所以雨水的調節，灌溉的不充分，足以影響中國的稻作，從而影響中國的民食，進而影響中國的國民經濟之發展，與經濟社會之安定。

在原則上說，中國稻作農業區域的水利問題之中心意義，是在於引水問題上面，考慮水的供給之充足與否，乃爲農事當事者最須關心之處，反之，排水問題，即是憂慮水量過多的問題，乃爲次要的與偶然的事象。因爲中國稻作區域的雨量之分布，由秦嶺淮河區的七百五十至一千公釐，以至長江區的一千至一千五百公釐，終至華南區的一千七百至二千公釐，參差不齊，較之稻作雨水需要量，平均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公釐，積水壅田須二十五英寸至三十五英寸，相差尚鉅，許多地方，皆須人工引水灌溉，始能將水的供給問題解決，稻作始能滋長而豐收。是故水利問題，在中國稻作農業之一般情形上，是應以引水問題與灌溉問題爲主要事項。

中國稻作區域之引水問題，普遍的較屬方便，中部南部各地，河川縱錯，沼澤遍布，雨量頗多，引水灌溉，至稱便利，故此等地帶除特殊的偶然的發生旱災外，通常時間，尙少感受雨水缺乏，引

水困難的災變。至於淮河秦嶺區，則因地勢偏於北部，雨量較少，而地質又多爲黃土，蓄水頗難；兼以地位較高，河湖較少，此等區域的引水與灌溉之困難，當較其他稻作區爲劇，旱災的發生亦較容易。

其次，北部黃土地帶的水利問題之中心意義，較之中部南部，如從農業經濟之立場而言，引水與灌溉之重要，更爲巨大。蓋北部諸地，一則因爲地處北陸，雨量至少，再則因爲地質黃土，積水不易，加以河渠澤沼，亦屬少數，農業灌溉，不特更加佔據農事勞作的最大部份，而且因爲江河引水的困難，鑿井掘池，以資灌溉，乃形成「華北」農業經濟的一特徵。此等地區的農作物，因其引水不易之故，不能不從事需要水分較少的麥粟棉花大豆等栽培，而放棄米稻之種植。雖然如此，可是旱災的襲擊，始終是此等地區從常的災禍，障礙「華北」農業之積極發展。

質此之故，如果中國內江河湖澤之堤防開塌，能夠維持常態，未事摧毀破壞，則水利問題的在中國農業，原則上當以引水問題爲中心，而排水與疏水問題，尙非主要。惟實際情形，則正相反。中國各地河道之淤塞，河沙之滯積，堤防之破毀，工事之廢弛，已成爲極普遍而極顯著的事實，這些因子，遂爲激發中國南北各地的水災頻仍之要素。在本來的原則上，中國是只愁水少，本水爲命，今乃水多成災，水爲禍毒，寧非奇蹟。

(三)

中國農業對於水之需要，雖至迫切，然水利的效能之圓滿達遂，除引水問題給水問題須有充分解決外，再如排水問題與疏水問題，亦至關重要。稻作與麥作雖然需要大量的水之供給，然其程度乃有一定，超出此一定限度的過量的水之供給，不特多而無用，並且因積水過多，將使土中肥料經滲透作用而流失，同時更將使根鬚種芽發生水腐，枯萎凋斃，甚至演成洪水汎濫，田廬沖蕩，農作淹沒，爲害尤烈。因此排水工作，疏水工作，以及防水工作，在農業生

產上，亦具有極重要的作用。

中國自古以來，對於疏水與防水問題，極爲重視，一則因其關係農業生產至大，再則因爲水患的爆發足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之安定，歷朝最大的國家工事，乃爲修堤治水，厥原於此。雖然如是，然而水災之迭發，始終成爲中國的歷史運命的永劫，無時不遭受此鉅禍的襲擊，特別是最近的十數年來，水災的頻仍與慘烈，更是罕有，是原何故？

近年以還，中國以內憂外患之故，國勢微弱，民生凋敝，水利之整頓，堤防之修理，壩閘之設備，川河之疏濬，大案廢弛，於是河道之淤塞日增，堤防之障衛日毀，每年期汎，遞作災害，潰堤淹地之事，時有所聞。中國自古水災最烈之區域，爲黃河流域，黃河之爲害，古今一轍。原黃河流經塞外，挾黃沙下流，遂致豫魯冀諸省的黃河河身，易受沙積，河道滯塞，河身日高，兼以黃河下游之「華北」盆地，地質黃土，鬆散易潰，而此等地帶又爲一廣大的較低之平野，故每至汎期，堤防偶一不慎，即遭潰決，釀成慘烈的汎濫遼廣之巨災。至於長江與珠江流域，古昔之水患，較屬稀鮮，因此等地帶之堤防工事，較黃河流域爲易，汎濫情形亦較黃河爲平靜，加之長江各大湖之消納蘊疏，亦可減殺汎勢匪小，惟至近年，情況乃忽大異。最近數年間，長江水患之頻仍與猛烈，反駕黃河而上之，例如二十年與今年的大水災，即其著例。長江水患如斯險厲的原因，第一由於長江水受各河流的堤防，長年失修，堤身崩毀，閘

壩破廢，不能抗禦汎流之冲擊，潰決成災；第二由於水利工事，年來不甚注意，司其責者，平時不留意於築防補堤，而僅於災成後始行搶堵，延循致禍；第三，年來疏濬水道之事，幾無所聞，僅有淮河疏濬之一事，差強人意，至於長江水受其他河流，則成爲坐視淤塞之局勢，例如長江汎流最大消納所之洞庭湖，乃爲積泥滯塞，日趨淺淤，已喪失其爲國內第一大湖之地位，不能充分消納汎流，以致長江中流之水，汎期時無適當宣洩之地，積漲成災；第四，近年中國農村經濟之凋頹，農民之貧困，遂使農民獲得土地與擴大土地之要求，日事增大，因而無數農民乃乘河水湖水枯落之際，爭圍河岸湖濱之土地，闢地耕種，使河身與湖身日加狹窄，形成與水爭地之現象，是故汎期一至，河身湖身過小，不能盡量宣洩汎流，汎潮高漲，淹沒堤防，汎濫爲災。由此種種原因，長江水患之發生，人事之不力，實爲最主要之因子，他如自然現象的氣候雨量之變異，尙屬人力所可相當補救者，今人力既不周善，宜乎自然現象更將作劇，而災害更將形成了。

(四)

水災發生之後，受禍最直接而最慘烈的，乃爲農村。災區之農村，經汎流之洗滌，不但是農田菜圃，米麥作物，淹沒無存，並且還將莊園廬舍，牲畜器物，冲失殆盡，成千成萬的受災農民，由饑寒線上，淪歿於死亡線上。這種慘狀，前次的大水災時，即曾充分表露，今年乃又重見，在此農村經濟極度零落衰頹之際，突然又增

此劇烈之災患，中國農村經濟之前途更將不堪設想，而中國國民經濟之受損亦將益增險厲了。

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為農業，故農村經濟之盛衰，關係中國國民經濟全般的隆替。水災之爆發，給予中國農村經濟之發展以致命之打擊，二十年度之大水災之禍毒，為最近數年各地農村破產有力之病源，同時亦是年中我國都市經濟凋零之重要因素。農村經濟遭受水災襲擊的結果，自然必使農事設備破毀，水利工事損壞，田園漂蕩，作物流失，農村人口減少，災民數目增加，農業生產減退，農村資金喪失，農村社會形成破滅的慘象。如斯，則以農村為礎石的都市經濟，亦將從而遭受影響，都市工商各業，喪失廣大的農村購買力，貨物缺乏銷路，滯留日積，維持困難，而都市金融機關如錢莊銀行的農村放款，至是亦難於收回，呆賬增多，周轉不靈，產業金融，悉皆受禍，都市凋落，恐慌益劇，二十年後中國都市經濟之日臻頹弊，重要原因，即是在此。

去年以來，中國國民經濟總崩潰的危機，日趨惡化，農村之破產，都市之衰微，白銀之外溢，貧困之增加，曠古未有。此種危機的克服，除政治問題不論外，如從經濟關係而言，根本要圖，端在恢復農村，復興農業，捨此則無其他之道路可循。然欲謀中國農村經濟之復興，除積極的改善農村生產關係，改良農業生產技術外，對於自然現象的災患之防止，亦屬至要。不然，則災患不息，農民塗炭日深，雖有各種農事改良，農業建設，亦將為災患所摧毀，不

能收效而無用，並且反將因災患之殃禍而使農村崩潰之速度愈加速烈。此次的大水災之情況，即是如此。

今年大水災之迸發，不僅災象慘烈，有勝二十年度，並且在此國民經濟極度凋敝，農村經濟完全破產之際，遭此浩劫，其毒害作用，將較上次為尤甚。自今之後，中國農民貧苦之程度將益增，災民之數目將益多，農事之破毀將益甚，生產之衰落將益劇，而農村購買力亦將益增減落，從而都市工商業之市場問題益難解決，貨物益難脫售，債務紛糾當益紛煩，金融機關之投資融通亦將益增困難，資金枯竭，產業不振，中國國民經濟今後之危急，亦將較前險厲，愈事助長中國經濟總解體的趨勢。因此之故，此次的水災，影響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至大，關係中國國運之存亡，凡我國人，不可漠然視之，急宜起而圖謀救濟之方策，以防未來的經濟破產之隱憂之降臨，斯為幸甚！

江河水災日增慘重
萬千哀鴻候救活命
全國同胞速起輸將

國 府 的 救 災 策

縱論河患

黃河水利委員會主席李儀祉

今河患如其亟，人民沈溺如其深，國人之稍關心民瘼者，莫不欲探究河患所以屢見之原因及如何可以減免河患之方法。儀祉將欲痛切言之，而亦自疚不已也。

中國治河歷史雖有數千年，而除後漢王景外，俱未可以言治，潘斬者流，亦只可言半治。此外則但知防河而已，而至今日，則防亦未可論也。

自清季及今，黃河下游三省分治，各自爲風氣。積習相沿，春修夏防委之於各汛。而各汛段長大抵由河兵陞遷，不識之無。有幹事之才而乏專門之識，或出自學校，有專門之識而少治事之才，皆未能盡其職責也。以言防守，則河兵久失訓練，以言工事，則不惟日新法理不事

研究，即古人良法美意，亦淪失淨盡。蓋或不識字而不能讀書，或兼通中西文而不肯讀書，於是所謂河工者，只是河兵所手習目玩之成法。隄則築之而已，其質其式，能桿禦洪水與否不之問也；埽則鑿之而已，其效其能，能抵當溜衝與否不之究也；加以河兵減縮不敷分配，險則趨之，平則忽之；於是窪穴千百而不之察，車馬陵毀而莫之問；一旦崩潰，則委之於天時，人力之所不及防，而小民苦矣！

沿河奸民但知與水爭地，民埵重重以護其私產。耕種收穫，豐於他地而不納糧賦，或年年報災，及洪水降臨，險象迫至，亦唯區區一部分利益是保，而置大局於不顧。地方官吏，對於民怨平時既縱其增築，一旦禍至，亦唯知其地方人民是障，似竟忘決口下游關繫數十郡縣之鉅。今年鄆城決口之處，洪水河面寬不及百丈，不令河決，將置河水於何地。

國家立法，其他各事尙知日求嚴密，而對於管理天然河道，直可謂之無法。至於防洪之法；尤爲重要，而至今缺如也。唯其無法，故汚吏強梁，得爲其所欲爲，蔣委員長於民國二十一年大聲疾呼，廢田還湖，而洞庭之埽田依然增加，樊口金口之工事依然前

進。江河之中一有灘地，便爲地方籌款之資。黃河大隄，坦坡甚至亦賣作民地，故護隄無一帶之地，種樹無咫尺之土，如是情形，何由整治？

余自民國二十二年以黃河決口扶病至京，即陳之當道，謂治河必須有專款，事權必須求統一，復又幾經陳說，及今仍無所補。國家糜款歲數百萬，堵決賑災不遑也，統一之事，趨愈趨遠，不惟地方之分權依舊，而隸屬於中央者有黃河水利委員會，有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之工賑組，工賑組既已結束，復有其他類似機關承其緒，此外臨時種種機關不計也。夫漢有王景一人而河治，宋有治河者無數人而河不治，以是知機關愈多，政見紛歧之足害事也。

至於黃河之根本治理。頗爲今人所企望。但治河與治國同一理也。欲求根本刷新政治，和平而無戰事，使人民休養生息，爲其需要條件。欲求根本治河，黃河亦須使得享小康若干年，然後得以從容設施。不然者，年年潰決，時時有遷徙之可虞，不唯治功難施，即計畫亦何從着手？

自二十二年河決南北兩岸，余即主張留石頭莊一口不堵，聽河改道行金堤，及現河床間至陶城埠仍歸本河。蓋蘭封以下經此次河決，淤積必多矣。聽其改道，使長濮范壽等縣人民徙居今道，移卑就高，未始非策，

而一轉移間，冀魯十幾處險工，盡行撤開，

一心，求其早堵而已。

培修金隄，使冀魯四百餘里只守一面之隄，而魯西蘇北人民從此可以高枕而臥。當時以病弗能出，授方略於許必武，未及行而諸口之事轉移於工賑組，於是余赴平就臣，而置此事於不顧，是余之罪也。及夫二十三年，九股路舊口全決，責任問題，復囂然而起，當事者議堵買台，余見解猶昔而不便於言，乃辭職而退。繼以鄙見間接陳於經濟委員會而莫敢主張者，余不能堅持其說而終狗乎衆，是又余之罪也。繼奉命培修金隄，不能不出，憶去年曾有電致韓主席曰：「豫冀河堤幸而不決，則魯堤必決。」孰知斯言之竟不幸而中也。

余昔日之主張乃所以求河道之小康也。

河道無小康之時，則治功無可施之一日。但今年決口，則非昔比。南下之水，氾濫魯西五千餘平方公里，以視董莊以下至利津河身，只佔五百餘平方公里者，十倍有餘，爲魯計必須堵也。沿運諸湖爲黃水淤填平滿，魯西兩潦，無所洩，更無所蓄，爲魯計更須堵也。蘇境中運六塘弗能容納，氾濫無已，爲蘇計，必須堵也。津浦隴海二大鐵路被其阻斷，爲國家交通計，必須堵也。故董莊決口，非惟蘇人意在必堵，魯西人民望之尤殷，魯韓主席，尤有決心，中央政府亦不能聽其不堵，此無可置疑者也。今之後，惟有上下

至於堵合之後，則明年決口又在意中。

董莊以上經今年大水冲刷，果使隄防得力，庶乎可免，董莊以下，則經此決徒，淤墊不堪，再遇大水必弗能容，欲免後患，唯有二途：（一）於魯省大堤之南，自劉莊起，開河通宋江河水，穿運河入東平湖，由姜溝歸入本河。此河之南，堅築長堤，而於劉莊設減水壩，使得分洩洪水，如是則不惟董莊以下之危險可免，而劉莊朱口之險工亦可消除於無形矣。此所費者多而策之上者也。（二）犧牲城民地之地，使河得於李升屯分洩至黃花寺入本河，而所費者少是策之次者也。

以上所論，非敢於各方故爲不滿之辭，實以所見如是，或是或非，當聽之公論。若隱而不言，則罪更無可追矣。本年決口，余自請處分者兩次，而俱未蒙允。於個人爲邀幸，於國紀爲過寬也。

至於豫冀河防，經兩次摧折，已大有刷新之勢，魯省此後，亦須努力改革。對於河工，須有眼光明睿之人，河工款料，尤須平時儲備充裕，地方阻撓，尤須有力除去。蓋河事之所可寶貴者，爲機會。乘其良機，則事半功倍，失其良機，則所費千百倍而其效未必可睹，是不可不知也。中央統一河政，亦當求其實際有益也。（八月卅一日大

公報）

（編者按）李儀祉向經委會建議開闢內河八大航路，已由該會詳擬興辦計劃，其八大航路爲：

- 一、開闢運河，使自天津直達杭州，千噸輪船，可以暢行無阻。
 - 二、溝通河北之小清河與運河及黃河，使千噸輪船，可以暢行無阻。
 - 三、延長衛河，自河南之道口，直至山東之臨清，以通於運河，使五百噸之輪船，可以暢行無阻。
 - 四、開闢江蘇之鹽河至灌河，以通於臨洪口，使千噸之輪船，可以暢行無阻。
 - 五、由綏遠之包頭，開掘運河至黃河，使成一由包頭至寧夏中衛之水路，使千噸之輪船，可以暢行無阻。
 - 六、修濬黃河，使自蘭州中衛間，二百噸輪船可以直達。
 - 七、疏濬鄭州新安間之黃河，使五百噸至一千噸之輪船，可以暢行無阻。
 - 八、修治江西之贛河，湖南之湘水，使五百噸之輪船，可以暢行無阻。
- 統計全部工程，必須五年始能告竣。

★ ★ ★ ★ ★

江河水患標本治法

孔祥熙

我國水患向在黃河，數千年來，號稱禍水，而長江萬里波平，素極安穩，只聞灌溉運輸之利，縱有災患，亦恆越數十年而一見，故歷代治水，皆注重於黃河。近年治黃工作，每遇決口，仍循舊規，修堤堵口，竭力以赴。本年黃河氾濫，下游改道，綏秦豫魯蘇北，均被其害，而魯西最重，蘇北近亦危急，災情之重，向所罕見。長江亦同時告警，被災及於鄂湘贛皖等省，而鄂省獨重，生命財產之損失，殆難估計。數月以來，舉國上下，力謀救濟，中央既撥鉅款堵護，復籌撥救災準備金，分配災區急賑，慈善團體分踴募捐，並有發行救災公債之議。蔣委員長於八月八日通電各省，指示根本救濟方略，其他各方建議，亦多扼要之圖。詳察於國步方艱，天災頻警，黃河流域，已屬夙因水患，而長江財富之區，竟於四年之間，而遭巨浸，若不及時惕省，深察致患之源，迅謀根本救濟之計，誠恐元氣虛耗，日蹙生機，曾於八月十四日先行巡視長江，隨將再赴黃河各災區，實地勘察，以謀救濟。惟是已成之災，政府固應盡賑濟之責，而根本治導，預防災難之再至，政府之責，則尤為重大。旬日以來，召集濬浦局長朱子良，揚子江水道委員會委員長傅汝霖，經濟委員會秘書長秦

汾，及華洋工程人員等，悉心研討，再四籌維，擬定標本兼治辦法，以冀防止水患，兼收水利便利運輸之效。雖值國家財力艱難，預計工程耗費鉅大，要當不避艱難，及時籌辦，謹分述辦法如次：

甲、治本

(一) 長江

一、疏濬治導 查長江河床，泥沙淤墊，斷而縮小，沙洲處處長成，以致本身容量日減，下游入海如吳淞口，亦因淤墊日多，宣洩不暢。故近數年來，常有災患，亟宜全盤測量，分別疏濬治導，以期增加束水刷沙之效，俾能暢於宣洩，既可消除水患，兼可便利航行。上海濬浦局治理浦江，已著成效，已飭其會同水利專家，妥擬工程計劃，及經費預算，俟詳加審核後再為方案提出。

二、廢田還湖與廢田還江 查長江在宜昌以上，兩山夾江，江面既狹，江流甚急，泥沙隨水奔流，迨至宜都以下，兩岸平夷，江岸開闊，拘束之力既薄，流率自然迂緩，泥沙遂多淤墊。故自宜昌至城陵磯，長約二百三四十里之中，淤積沙灘至五十餘處之多；而宜昌至城陵磯間，在江水盛漲時，其洪流本由松滋、太平、藕池、調弦等口洩入洞

庭湖。從前長江不聞水患，實由洞庭容量宏大；近以洞庭泥沙淤積，容量日減，當地人民，復因其沙灘漸積，增築堤垸，與水爭地，遂至河面日益狹小，更難容納長江洪流。其他沿江河沼類此情形尚多，此為長江泛濫之重大原因。二十年水災時，蔣委員長曾倡廢田還湖之議，實為根本扼要之論。現由經濟委員會擬定原則二項：(一) 阻礙尋常洪水流行之河田湖田灘地，及侵佔尋常洪水停蓄量之湖沼作廢。(二) 河田湖田灘地除照上述規定應廢者外，仍予保留。現擬照此辦法，通盤籌劃，分別實行。上述疏濬治導及廢田還湖廢田還江所需之經費，其籌集之法，擬定三項：(一) 濬江附加關稅，自江海關之重慶關，各口進出口貨物，照海關現行稅則，附征百分之三，每年約可得五百六十萬元。(二) 兩湖五關堤工捐仍舊。(三) 交通附捐，凡鐵路輪船運費客票，郵政電報等，附加百分之三。(三) 沿江兩岸田畝捐歷經被災之田畝，自水災根治以後，利益甚大，擬於三年後，每畝徵捐一角。

(二) 黃河

治河之法，中外專家建議甚多，均以需款過鉅，未能舉辦，故歷來治河，均屬補偏救弊，鮮有根本辦法。現擬於黃河上游至鄭州為止之沿河，植樹造林，兼種苜蓿，使兩岸泥沙固結。鄭州以下，兩岸築堤，以至於

海，嚴密規定坡度，沿堤以內，亦一律植樹造林，使河床固定，節制洪水量，併從事上下游全局測量，於必要地點，引水開渠，分段治導，採取放淤辦法，以期宜其壅積，增大容量，十餘年之後，林成堤固，不惟水患可減，兼可預防旱災。擬請責成經濟委員會，召集中外專家，妥擬辦法，及預算核定後，限期次第實行。

乙，治標

查治標辦法，不外復工堵口，向由經濟委員會主辦，茲據奉秘書長汾察酌實際需要狀況，擬具辦法，分述如次：

一、本年揚子江襄河氾濫區域，共達四千萬畝，除民堤圩垸不計外，揚子江幹堤決口二十一處，襄河幹堤決口八處，共計廿九處。此中廿七處決口，均在湖北境內，故湖北受災最爲慘重，湖南次之，江西安徽又次之。

二、湖北決口以鍾祥三四工爲最大，寬達八里許，正在規畫堵築，尙未興工，估計需經費一百餘萬元。

三、湖北其他各決口，已經堵合者五處，正在進行堵築者二十一處，共需五十餘萬元。

四、湖北堤款現僅存十七萬元，尙有防汛經費未曾支付清楚，可算已無餘款，所有

堵口經費一百五十餘萬元，現尙無着，但無論如何，擬仍在堤款內設法。

五、鄂湘贛皖沿江幹堤及重要民堤，經過此次大水以後，殘缺甚多，至少限度須照原式修復，並略加整理。估計工費約需六百萬元，水災以後，各省財政支絀，決難全部負擔。

六、擬請由中央特撥修復揚子江襄河幹堤補助費三百萬元，視各省幹堤破壞情形，酌予分配，復堤工程仍責成各省水利機關設法辦理，並派揚委會督促進行。

七、黃河決口僅有董莊一處，魯西汎濫區域，約達一千二百餘萬畝，前估堵口經費約需一百萬元，現須開挖引河，恐不敷用。韓主席電告，需款三百萬元，現正在切實規劃估計中。

八、黃河三省大堤，經過大水以後，或堤身殘缺，或埽壩墊陷，均須加以整理。而魯西一帶之河流堤防，因黃水之汎濫，或河槽淤塞，亟須疏治，或堤防破壞，亟須修復。又寧夏、綏遠、陝西各省，因黃河暴漲，受災亦重，所需善後工款，至少在四百萬元

以上。

九、關於黃河堤口及修堤等兩項，擬請由中央特撥補助費二百萬元，分交各省府負責辦理，並由黃委會監督進行。

十、以上補助揚子江黃河堵口修堤共需五百萬元，此項治標辦法所需之款，庫帑奇絀，担負困難，發行公債，則基金難籌，且又不易變現，誠恐緩不濟急。如待上述治本辦法籌集之款，又非目前所能集事，前議鐵路郵電海關關務服務人員，停止加薪進級一年一案，現張主席羣面稱，已商得交通部同意，移充此項工賑之用。本部所管之海關關務稽核所，擬即飭其將二十四年度預算內應行加薪進級之款，一律捐助，其鐵道交通兩部，並請飭其一律辦理。所得之款，工與賑本屬并重，應即察酌情形，悉數分配應用。以上標本兼治辦法，是否有當，謹提請公決。（九月四—五日中央日報）

★ ★ ★

（編者按）此項提案，已經九月四日行政院會議通過。

國府賑務委員會顧問 貝 克

勘察災區經過及意見

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偕同全國經濟委員會工程師等乘坐該會飛機，視勘被災區域

，茲將此行所見，並個人意見，臚述如下

山東省 沿鐵路飛濟寧向北，至運河與黃河相接處轉沿黃河測視各口處，再東向折回濟甯，成一三角形，沿程所見，運河之東被水之地甚少，若干環湖土地在水淺時固可耕種者，今則已被淹沒，但其面積不廣。沿運河之西，在飛機所經三角形內，則一片汪洋，約計有二百八十八萬英里之廣，除去大小各河及未沒高地實有二十萬英里之地，仍在

水中。但在許多部份水流不過數寸，若該處所並已露出水面，如無洪水續至，則半個月後，即可耕種矣。現在黃河流量之三分之二，即由決口處流入該三角區內，經運河再回入黃河本身，故總計黃水總流之百分之九十五，乃取英河原道而行，祇一小部份則改運河南流焉。隣近黃堤決口處，河泥淤積，村舍被淤泥所沒僅留屋頂可見，預計將來離決口處一二英里以外地面，將被淤泥積高二三英尺，其餘被淹地面亦將被加高數寸不等。此種淤泥之農作，是否有益，抑或有害，則在未經試驗以前，尙未能斷言也。當飛機經濟南之時，見沿鐵道所搭席篷內災民，爲數不多，似多數災民，已經移離他處，或回歸其故土矣。江蘇省當局在徽山湖所築之堤，卒阻水浸淫蘇境，甚可注意也。

鄱陽湖 十六日晨環飛鄱陽湖，湖東類皆高地，除沿湖邊一小部份外，未有被災之現狀。湖之西面與南面，大部份原是沿澤淺灘，雖可耕種春季收穫之作物，或在旱年亦可耕種秋收作物。然以其地本爲湖身之一部份，天然爲容納過量湖水之用，向無防堤，故今之被淹，不得認爲被災也。

自京至漢，途江低地灘地都在水中，但此不能認爲被災，因此種被淹地面祇能耕種春收作物，一至夏季水漲之時，例被江水所淹沒也。江隄俱在此種地面之後，除安徽一處外，皆完整無恙，在安徽境內潰決之堤，乃係於二十一年水災後所築者，曾將一枯竭之湖圍入在內，作爲墾殖田地，今則此處堤身既破，被墾之湖亦遂恢復舊觀矣。

漢江襄河 十六日下午沿漢襄兩水瞰勘，在漢口西北有一低地，向產蘆葦什草，供製筐簾什件之用，今已成一大湖，迨將來江水退落時，則該處之水，自能退出。襄漢之西與南，則大片土地，係許多低地之聚合，照例此種低地，每年每季必爲積水所滿，今則各低地之沿邊田地亦被淹沒矣。然此種情形，爲歷年遇水位極度高漲時所常見，不足爲異，現在長江水位在漢口祇四三·八呎左右，已非氾濫時期，待其繼續下落後，則上述各低處之水，亦自然退出矣，再則在此種地上耕種之人，可稱之爲侵墾之人，蓋以此種土地非屬私有，而又爲調節河水容量所必需者，故對於此等侵墾人民，政府與社會是否應有責任予以救濟，甚屬懷疑。如政府而

有責任，則此種責任應屬之於省政府，而非中央政府焉。再向北飛，見襄河南太決口處河水湧流入堤內，以其蔓延甚速，故地上積水，只數寸而已。被沒面積，已較洪水初來時爲小，其已露出水面者，則已由農民起始耕種。據偕行之工程師謂：該決口處所沖積淤泥含沙粒甚多，有害土壤，現在一部份田地，須待決口處水止後，始可殖居，許多處農民已歸返田園矣。總計在湖北西部將本屬不可耕種之河沼等除外，實在被淹者，不出六百萬英里。(五)十七日環飛洞庭湖並沿江飛達宜昌洞庭河之情形，正復與鄱陽湖相似，洞庭湖東，地勢較高，祇沿湖濱一帶之田，或曾經一度被淹，或猶在水中，並無被災之象。湖之西面與南面之土地，係屬河泥淤積所成，面積頗廣，向極潮濕，種有蓮藕蘆葦之屬。今則一片水色與湖無異矣。其中一部份，在極旱時，本可種稻，且曾經種有早稻者，亦已被沒。此類出地，雖亦圍有堤埝，而堤工不固，此次河水高度，較常時所增無幾，又無洪水之沖擊，而所有堤埝竟紛紛潰墊者，可見其工程之潦率也。或以爲湖水所帶淤泥於水退後留存地面，可以增厚田地之生產力，農民利其淤泥，故於湖濱築堤，早存有虛應故事之心云，若然則該地人民似毋需救濟也。沿江自沙市至松滋間一段，兩岸被淹田地，現已全數出水，耕耘亦已起

始，該地居民在洪水初發時，或會需要援助賑濟，今則已能應用自身之財力能力，以從事工作矣。總計湖南西部田地猶在水中者，不出六百萬英里。

結論 由前所述觀之，在湖北省內祇沿襄河一部份被淹地方，需要賑濟，其他受災各處，可協助災民組織信用合作社，使行農賑。迨工程司等擬定築堤修堤計劃後，災民亦可募集應徵，其有重建房屋者，應勸其增高屋基。此次水患中除距離決口處其近者外，其餘房屋之地基稍高者，俱能保存無恙，無於湖南省之賑濟，則一省之力已足，由該省賑務機關辦理可矣。該省應特注意於積穀制度，豐年所積可以調劑兇年之需，一縣之盈可補鄰縣之虛，即在一縣之內，田地亦有高低亢旱綿雨而禍福不同，如能多設倉庫自收調劑之效，鄱陽湖之現狀似可毋庸注意。現在最應注意者，則為前日述山東省內，黃沙運河間三角形境內之情形也。山東省政府曾移災民外食，今在秋季之初，應得將災民召回，使之重理家園，而所需要者，則為農賑。迨工程司等擬定修堤之方針後，則災民之壯年者可從事堤工，予以相當之代價，俾得維持其自身與家屬之生活，凡農民之重建房屋者，亦應勸其增高地基，則將來雖遇水患，如不當決口急流之衝，或亦可以保存於水退之後。由此行所見而得之結論，認

為目前防範水災之方法。政府須有改良之組織與設備，以從事於此不獨應維護於平時，抑且需能應付於危急。此次揚子江各堤，幸能抵禦洪水之侵犯，足見築堤之防水功效，襄河決口處之堤，非為二十一年水災後，國府水災救濟會所築者，而黃河決口之原因，亦不難推究其原因為對於堤工之疏忽也。但

水災的原因和預防

國府賑務委員會顧問 貝克

華洋義賑會曾統計中國的天災，在最近二千年中，有一千八百次以上。成災的原因是水旱疫癘，大抵十年之內，總有九年受災，而其原因，十分之八是洪水。

水災和旱災都是國家的大患，而水災的損害較旱災遠大。民國十一年向天津附近水災損失，約有三萬萬元，民國二十年的長江大水災，損失了二十萬萬元，今年水災的損失雖然還沒有統計，想來總是不小。我們敢說兩三次的水災損失，一定可以抵得過全部中國的國債。

中國水災的原因，大約有三種關係：

(一) 天氣 中國的氣候雨量跟太平洋的風，有很大的關係，大家知道，太平洋夏季候風，從太平洋面漸漸吹到中國北部，從這季候風裏帶來了不少水份，假如這含有水份慢慢地降落下來，那末中國的北部，一定是「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假如這含有

水份，在十天或兩星期內，迅速地降落下來，那末這極大的雨量，一定成為水災。但是反過來說，這季候風不來，或僅吹到一部份地方，那末結果一定是成功全部或一部份的旱災，這是天氣的關係。

(二) 地理 河道的容量，與水災有極大的關係，長江及其支流，約有二百萬平方公里羅密達，民國二十一年大水災的時候，長江水流的速率，每秒鐘是八十九萬立方密達，但是長江水流的容量，僅僅每秒鐘六萬七千方密達。長江的水不能立即入海，勢必上漲，上漲的結果，自然潰決。所以在民國二十年的時候，堤防雖然沖破了，可是水勢還是每天上漲，這是地理的關係。

(三) 土壤 中國長江黃河上流，大都是淤泥，淤泥最容易被水沖散。黃河的水常常含有百分之四十的泥土，而從長江每日流入海中的泥土約有一百二十五萬噸。這大量

的淤泥，有時在中流沉澱下來，可以加高河底，減少河身的容量；有時在一處淤塞起來，可以使上流的水不能暢流，而致泛濫，這是土壤的關係。

此外中國的江河沿岸很少種樹，因之雨量多的時候，不能儲藏，水流急的時候，又不能阻止，於是每有水災，總是一發不可收拾的了。

預防水災的方法極多，有人主張開浚河道，增加容量，這固然是個治本的方法，但是他却沒有想到這工程的浩大。有人計劃過這工程，把長江從宜昌起到海岸挖深三英尺，要用最大的挖泥機三百二十七架，費用需三萬萬元左右。這一宗大款子，一時自然無處設法，即使設法籌劃，進行工作，而上流的淤泥不清，仍舊可以把河底填高。所以開浚的工作，只能在某一部份加以幫助，如果果要全部開浚，現在是不可能的。

有人主張開浚湖澤，增加蓄水量，這也是一個治本的方法，長江的洞庭湖、鄱湖、太湖、微山湖，都是很好的蓄水池，但是

他現在的容量，已比二千年或五百年前小得多了。其原因有二：第一是江水淤泥的沈澱，使湖底加高；第二是居民與水爭地，使湖面窄小。所以沒有把淤泥想到方法以前，開浚湖澤的工作，是用力多而得益少的。

有人主張種樹，阻止水流，這自然也是一個好方法。但是中國的長江黃河上流，較海岸要高出四五千尺，如果江河沿岸統統種起樹來，種樹的區域，一定極大，種樹的經費一定很多，養樹的工作，一定很繁重，目下自然無從設法，可是種樹是極好防水方法，中國政府，應當在可能範圍內漸漸進行。

據我的經驗和這次視察江河災區的结果看來，中國救災的主要方法，還是堤防。這次長江大水，要是沒有二十一年所築的堤防，要是沒有軍民的搶險，漢口是決不能倖免的。反之，黃河方面，因為事前沒有注意堤防，事後不能立即搶險，河水潰決後，自然只有忍着吃苦了。這次山東方面的水災，據最近的報告，水淹的地方有二千方里，全部損失至少在六千萬以上。假如事前能夠築

堤，事後立即搶險，所費不過是數十萬，這是一件多麼不經濟的事啊！

我所主張的堤防，應該完全利用科學方法，使他堅固不破，沿岸的交通網，如電話電報站，應盡量增加，一有變故，各處均可預防。我知道二年前的黃河沿岸，不過有二個視察報告站，現在還只有十九個站，這是不夠應用的。

我所主張的搶險，應該利用軍事方法，軍民合作，搶險是一件苦事，做搶險工作的人，應該有一定期間，過了這期間以後，應該讓他們休息，另派別人來代替。工作時間的飲食，應該豐富，地方長官，應該以身作則，像這次漢口的搶險工作，是值得欽佩的。

我希望中國政府和國民，今後要盡力築堤和護堤，出險的時候，應當用全副力量去搶險。同時對於開浚河道，開浚湖澤，和種樹，這三件工作，應該由專家設計，漸漸籌款進行，循序而進，中國的水患，定可以免除的。

（九月三日天津益世報）

災情視察報

山東河南河北三省水災查勘報告書

賑務委員會 許世英 會長

本年七月初旬，洛渭流域及陝潼一帶，雨量過多，黃河暴漲，豫冀境內，多有漫溢。魯境東城南岸大堤決口，洪流泛濫，田禾淹沒，人畜漂浮，災情極重。

賑務委員會迭准三省省政府，省賑務會及其他機關團體文電報災，當經會同財政部就本年度中央救災準備金依法得動支之一百萬元連同黃河上游之綏遠、甯夏、甘肅、陝西、及沿江各被災省分統籌支配，酌定補助賑款數額，呈奉行政院會議修正通過，指令分撥。計山東省二十五萬元，河南省六萬元，河北省二萬元，均經遵照由各省政府妥籌切實救濟。

世英為明瞭各省被災實況暨救濟情形起見，決

定親往視察。因查勘沿江水災甫於七月二十

八日返京，復經赴滬籌組上海籌募各省水災

義賑會，至八月十三日呈明行政院率同秘書

洪迥，胡適，科長孫亞夫等由京出發。先至

濟南濟寧等處，而豫而冀，復轉赴魯境，董

莊決口處，至八月二十一日返抵南京。其行

程及視察地點約略如次：

八月十三日—十四日 由京沿津浦綫北上入

魯，視察魯南滕鄒各

縣至濟南。

十五日 視察濟南災民收容所

。復南經泰安至兗州

，折往濟寧視察，仍

旋至兗州。

十六日 再南至徐州轉隴海綫

入豫至開封。

十七日

由開封向西視察鞏縣

、偃師、洛陽等縣，

仍返開封。

十八日

留開封。

十九日

乘汽車沿黃河南岸大

堤東北行視察豫之開

封、蘭封、考城、冀

之東明、長垣、濮陽

，魯之荷澤、鄆城等

縣，並至董莊查勘決

口情形。

二十日 返至開封，即由隴海

線東歸。

二十一日

過徐州，詢問蘇北

情況，換經津浦綫

返抵南京。

沿途查勘情形

世英於八月十三日下午七時渡江由浦口

乘車北上。過運河微山湖，均在深夜，未及

詳察。翌晨十時抵滕縣，縣府暨各機關代表

列站晤談。縣城西南二十公里即獨山湖，連

日黃水傾注，湖堤吃緊，縣長正駐工督護。

繼過鄒縣，白馬河流經西北兩鄉，入南陽湖

，亦以黃水入湖，有傾灌之患。午抵兗州，

為滋陽縣治，詢據縣長稱境內雖無水災，每

日由濟甯運來災民分送各處者甚衆，關護照

料，亦頗繁迫，現已遣送六萬餘人，收容於

境內者約一千餘人。下午四時半到達濟南晤

韓主席省府各廳長委員及省賑務會各委員，

徵詢魯災一般情況，所攜新加坡華僑捐款一

萬八千元，當親交韓轉交省黃河水災救濟會

切實散放，上海辛未救濟會所送藥品亦經轉

交，視察行程亦即略商定。由濟南至決口

北岸。道路泥濘不能通車，須取道豫境蘭封

或開封沿南岸前往。

第一卷

山東河務局張局長連甲報告情形稱：

七月十日魯境溜勢洶湧，鄆城李屯圍堤及江蘇壩下小民搶，先後發現漏洞。當分頭搶堵，惟水勢猛漲不已，於午後四時先漫小民搶而過，大堤根頃刻水深一丈，險狀環生，搶不勝搶，竟在新加大民搶大堤銜接處漫溢。計自董莊下至臨濮集東長約二公里之大堤全部漫水，先後刷成口門六處，當時全河奪溜六成以上。高屋建瓴，一瀉三百餘里，魯西各縣，修成澤國，蘇北亦因以危迫。

十五日晨七時往濟南市第一災民收容所視察。災民男女六百零八人，分院居住，秩序井然。每日發放饅首兩次，每口平均用麵粉一斤四兩，黑麵小米麵各半，每月每口計需粉價一元八角。

八時與方監察使魯慧，省黨部李委員文齋，省賑務會辛委員鑄九等專車南下。十時半至泰安，由周縣長引導至泰安收容所視察，該縣計設十六所，收容災民現共一千八百九十二人。第一收容所災民七百餘人，初入所時衣履敝爛，現已由省政府，省賑務會發予單衣。住所亦尚清潔，患病者並延醫療治。

二時半車抵兗州。濟寧縣政建設實驗區長官王紹常來迎。灑灑區屬各縣被災慘况，垂涕哀陳，聞之酸鼻。自七月十日河決後，由臨濮口門分兩股奔流。正東一股以趙王河趙王南河為界，寬約七十里，經荷澤、鉅野

、嘉祥，由洙河至南陽湖，濟寧、魚台、金鄉均遭泛濫。東北一股沿宋金河經鄆城，壽張折至東平湖，汶上亦有波及。步步搶築民堤，步步潰決。洪流所至，人畜多被捲去無存，田畝間高粱、花生、黃豆、棉花、菸葉等農產物更屬蕩然無存，鄆城當決口之衝，經地方官吏竭力搶護，救出災民二萬餘人，死亡人數約七百餘，牲畜漂沒一萬五千餘頭。至十三日汶水忽又挾山洪流入東平。水頭高至二丈數尺，支流如大小清河以及南旺、馬場等湖，悉告泛濫，而甄城、荷澤、鉅野、嘉祥、濟寧、魚台、金鄉、鄆城、壽張、東平、汶上、城武、定陶十三縣南至萬福河，西北至宋金河，東北至小清河，縱橫各三百餘里，盡成澤國。水深丈餘一至二尺不等，災民達二百三十餘萬人，其他非黃災各縣尚不在內。

八月十一十二兩日，上游水勢復漲，巨溜自決口洶湧灌注，民搶積潰，災區擴大。其地勢較高之莊集，初次幸免巨浸，附近災民苦戀家室，暫借棲依以待水退者，至此亦同歸於盡。秘燥氣候酷熱，誠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未知何日得登衽席。

四時半折入濟寧鐵路支綫，五時半抵站。濟寧魯西交通孔道，省府因指定為災民集合待運地點。站台存留二萬數千人，囚首垢面，匍匐道傍，哀求賑濟，男婦老幼，哭

聲震天。目擊心摧，中腸如割。偕行人衆，咸為流涕。世英當會同方監察使懇切勸慰以中央及地方能力所及，斷不忍令終歸餓殍也。旋乘舟沿運河南下至石碯，五六里間堤埂小峯而外，極目所見，一片汪洋。堤上扶老攜幼之災民方絡繹向濟寧投求遺運，間有率帶牲畜者。在此一二時間難民之來竟增至二千餘人。王長官以車輛缺乏，站台人衆，疫病滋生，分別婉言勸告，若攜有存糧，即暫留堤上宿一二日，均唯唯應諾。災民之屈從命令，苟忍一時，適以增重吾人職務上以及精神上之責任，誠堪凜懼。比將所攜藥品交給，收養耕牛實關農事之需要，當與李委員文齋歸商韓主席籌計。

八時半返抵兗州。即分電行政院賑務委員會及上海籌募各省水災義賑會報告，並另請義賑會速配巨量著藥運交王長官。災民人衆，防疫事項，極關重要也。

十六日晨由兗乘津浦客車南下，方監察使仍與偕行。過韓莊見運河水勢高漲，獨山微山兩湖東岸民夫均忙碌護堤。午刻抵徐，轉隴海路西行。豫境考城、蘭封、陳留以及開封、中牟各縣河堤詢黃河水利委員會派來人員稱，迭出巨險幸經搶救得免。晚九時抵開封。晤見劉主席暨省水災救濟總會省賑務會主管人員。

豫省自七月初旬，霖雨連綿，山洪暴發

，大小河流，同時猝漲。黃河漫溢，北岸之
滑縣、封邱，南岸開封、考城、陳留、河灘
均淹。伊洛兩河洪流不能宣洩入黃，沿岸各
縣無不咸災，偃師常兩河匯流之處，陡然潰
灌，全縣陸沈。鞏縣地當下游，並遭波及。
倘若中部沙、洪、殺、汝、入潁各河，亦多
決口，襄、鄆、上蔡、汝南等縣悉被淹浸。
豫南白河潰，唐河滯河漫、新野、南陽、鄧
縣鎮平等縣低處盡成沼澤。浙川江本由丹江
入鄂之襄水，倒灌漫溢，勢固然。浙川縣
全境泛流，懷山襄陵，幾同汨沒。豫北衛、
漳、濟、沁、沿岸各縣，亦多咸災。賑濟諸
端，兩緒紛繁。當留宿開封稍事籌商。

十七日原定遣赴董莊，以汽車行程尚須
七小時，連日溫度均在一百度以上，為稍資
喘息計，遂改與方觀察使及河南省政府委員
常志箴等乘專車，仍沿隴海綫，先勘豫西災
情。

過鞏縣見洛河南岸田禾全部受損，地畝
除河堤外，亦多沙壓沖毀。據縣長報告，全
縣災民達七萬人。

下午二時抵偃師。縣城南五里為伊洛匯
流處。七月八日同告猛漲，洛水不能入黃，
伊水自不能入洛。洪流積湧，高至二丈數尺
，猛撲縣城南門，過堤繞至北門，城崩再夾
攻南堤，卒至全城浸沒，人民以水來自南，
其先紛向北城逃避，適當巨溜，當即溺斃二
百七十餘人。迨世英入城視察，被水以來已

四十日，南城積水尚深丈餘。房屋坍塌，泥
瓦木料，湮塞道途，全城恍若廢墟。縣府移
至北城山岡土窰辦公。城廂計正副一千七百
餘戶，災民一萬二千人，衣不蔽體，多以樹
葉捲入雜麵充食。野沒無餘草，城荒已絕人
，洪荒時代，不謂復見於今茲，哀惻何能自
已。衛生署巡迴衛生隊亦已到遠，開始工作
。省賑務會已一度散放急賑。世英前撥新加
坡華僑捐款二千元，由孔督察祥榕飭屬辦到
賑麵，正在施放。顧其杯水車薪，無裨萬一
，正屬顯明之事實。將來安輯流亡免除疫癘
，更非另遷縣治，新建民居不可。

五時登車，再西至洛陽。災象覺稍輕減
，據盛專員稱，縣南田畝，沙礫淤填特多，
約二萬畝。

晚八時原車東返，拂曉始抵開封。

十八日留汴。接晤各縣代表，再與劉主
席商談，偃師遷治事尤見諸實行，惟另建
民居或有待於義振補助。

十九日晨八時出發，沿黃河南岸大堤行
。歷豫之開封、蘭封、考城，冀之東明、長
垣、濮陽，魯之荷澤、鄆城八縣以達董莊口
門。開封護城堤通路兩側堆有沙包，係魯境
決口前防備萬一者。黑岡口溜勢仍激。惟清
代磚窰，均廢棄已久，舊存石料，亦不多觀
。考城民埝，為歷年最易決口處，外邊加高
約一公尺，並做就護簷，兩縣堤內幸告無事
。惟堤外河灘，多歸淹沒，黃水由串河流至

堤脚。高粱收穫，全部無望。

入冀境，見堤身修治稍寬，林木亦盛，
惟土質較劣。東明、長垣兩縣接壤處之樊莊
，為河北省河務局南一段工程處所在。據報
全段四十八里，七月八九兩日，發現漏洞六
處，八月八九日，多至十三處，均經搶救堵
塞。南三段辦事處為濮陽縣屬之黃莊，附近
堤身亦迭呈險象，經救得免。

歷觀冀屬三縣，河灘村莊特多，淤沙堆
積，至堵塞門窗。堤內地勢極窪下，雨水注
積，有若湘之積屍。災民徙宿堤頂者達二三
千人，承二十二年大災之後，元氣未復，尤
為淒慘。堤畔接晤冀省府派來代表辛視察員
寅，悉連日已略施賑濟，甚以為慰。

過冀，魯交界處之劉莊，見大堤迎溜頂
沖。兩省河務局正各存積料物，準備卹廂。
磚石截料楷秫，為數甚夥，前途當可無虞。
惟一險兩搶，事權不能專屬，利害亦有分歧
。本年或多賴三省防汎督察統籌指示，終非
長久之計也。

荷澤，鄆城兩縣為魯省極重災區，災民
廬集堤頂，鵝面鳩形，慘不忍觀。

至董莊，附近災民露宿約四千餘人，其
已投入收容所者更逾萬數。決口處一二三四
各口門已落淤斷流，惟臨濮集東五六兩口自
合而為一後，寬達八百餘丈，中洪二百餘丈
，全河大溜循此口流入魯西者百分之九十六

，以一定及不一定之方向注入微山湖，猛襲蘇北，改道之勢，幾已顯著判明。韓主席及李委員長儀祉等昨日蒞此會商堵口程序。聞即經費籌足，石料自蘭封，陸路經東壩台，再由水道運至，最少須三個月方克運齊。相機堵築，未可預立限期。本年能否合龍尚屬疑問。而觀察魯民願望，堵口尤急於賑濟，又不得不急起直追也。

是晚仍返蘭封。黑月行車遲緩，深宵始達。

二十日晚登車東返。次晨過徐。晤邵專員漢元，悉微湖西堤已漸塌潰，正趕築不老河套堤，奮鬥良苦。惟在豫聞知寧夏八月十五日大雨，上汛或將續至，若仍循決口直流，則蘇北能否倖免，正堪焦慮。

災情述略

此次視察，程期短促。見聞所及，呈漏正多。災情梗概，亦既可得而言。計魯省被災二十九縣，除魯西鄆城、荷澤、鄆城、鉅野、嘉祥、東平、汶上、濟寧、魚台、金鄉、定陶、城武、壽張、及滕縣、嶧縣等十五縣，黃災慘重，業如前述外，魯北徒駭、馬頰、漳、運各河以及黃河北岸亦多泛濫。恩縣、平原、禹城、高唐、莊平、夏津、德縣、武城、章邱、館陶、冠縣、范縣、濮縣、陽幹等十餘縣均亦報災。綜計全省災民約

三百五十餘萬人，被水最甚時面積達三萬二千五百平方公里，以田畝佔三分之一。每畝損失五元估計，農產損失約合二萬萬元，加以公私財產損失當在二萬五千萬元以上。豫省被災四十七縣，僱師以次浙川、新野、鞏縣、鄆城、汝南、襄城、鄆縣、唐河、內鄉、滑縣、封邱、蘭封計十二縣為重災區域，餘屬較輕縣分。全省災民一百七十餘萬，被水最廣亦達七千平方公里，損失約六千萬元。冀省三縣災民共二十餘萬，被水面積二百餘平方公里，損失約三百萬元。合計三省災民約五百五十萬人，被水四萬平方公里，損失三萬萬元強。與二十二年黃河水災相較實不相上下。三省相互比較，魯災最重，豫次之，冀為輕。若與本年沿江各省水災綜合論次：則鄂仍最重，魯稍次，次湘，次贛，豫次皖，次冀。七省災民共一千九百五十萬人，損失為八萬萬元。溯自長江水災以還，二十二年黃河水災，二十三年旱災，本年復遭此巨創，誠國家民族之不幸也。

各省已有救濟

魯省自黃河決口後，即於七月中旬組織山東黃河水災救濟會從事救濟。其他各流域災區賑務，則由省賑務會負責辦理。本年魯省災情，西部為重，故其收容災民方法：在災重縣分者，為隔時收容，濟甯

等十四縣，計設所一百一十九處。此外運往鐵路沿綫五十里以內各縣者，收容時期較久，計分配於五十三縣市，共設所四百二十二處。

較有長久性之收容所，每百人開辦費四十元。每月每人飯費一元八角。聞擬收容五十萬人，僅以三個月計算，即須二百八十萬元。受賑人數及被災人數，尚不過百分之十五而已。

至已發款糧，截至本月十二日止，賑款計共二十七萬零七百元，麵粉計發一萬六千五百袋。

魯省賑款來源：已撥交者，除中央救災準備金項下撥二十五萬元，賑務委員會就華僑指賑黃災捐款項下分撥一萬八千元，及全國經濟委員會墊撥六萬元外；省政府已分向各方募集捐款十餘萬元，此外，另經決定籌款辦法如下：

- (一) 公務員捐俸助賑，凡薪俸在五十元以上者，扣百分之二十。
 - (二) 裁撤各縣區公所，計可節省經費十六萬餘元。(已由民政廳撥交十萬元)
 - (三) 截留所得捐及去年已扣公務員旱災捐款計 萬五千元。(已移充水災賑款)
 - (四) 舉辦未被災區域地丁附加每兩徵收三角。
- 豫冀兩省，亦經遵照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行營指示辦法，組織省水災救濟總會辦理賑濟。豫省賑款，除中央救災準備金項下配撥六萬元及由賑務委員會辦華僑捐款分撥二千元指賑師外，並經自行集募。公務員捐薪助賑辦法，亦已確定，每百元捐助五元。其已撥×縣急賑，計一萬五千元，餘將續行配發。

冀省賑款，亦由中央救災準備金項下撥發二萬元。省政府並已先撥有款，派員散放

綜觀本年三省災情已屬慘重，加之沿江各省災况，數字更可驚人。前述中央分撥一百萬元，期期濟濟。其在賑賑方面，前民國二十年水災，國府救濟水災委員會經收約七百餘萬元，上海籌募急賑會除巨量賑品外，賑款亦募集二百六十餘萬元。但以連年社會經濟，極度恐慌，此次上海籌募各省水災義

賑會，雖蒙各界熱烈指導，竭力勸募，然成績決不能如前。災民方處水深火熱之中，悲怨驚恐情所必爾，若不早予拯救，疫癘死亡固所不免，其他隱患，亦復堪虞。救急治標之法，堵口修堤是當前之急務，否則災民不但不能歸農，且急賑之款，將愈久愈費，而愈無辦法也。至若救災治本辦法，不外防災與興利。大禹治水，孟津以下，疏為九河，齊桓塞而為一，累代為患，史不絕書，即清代存料堵搶舊制。亦多廢棄，所數十年人事之益以不修，實無能為諱，今再不圖徹底整治，誠恐三五年後，中原富庶之區，悉將淪為洪荒地帶，世英前經擬具分年籌款，澈底導治江淮河與地方水利並移民辦法，呈供政府採擇。儻荷酌採其意主持於上，見諸實施，則未始非壤流之一助也。

江漢水災視察報告

全國經濟委員會

全國經濟委員會前為確定長江襄河各泛濫區域，俾便施工起見，於八月十六日特派歐亞二號機，由京飛往長江襄河加以勘測。乘機前往勘測者，有揚子江水利委員會技正周尚華，華洋義賑會顧問貝克，及參謀本部航空測量隊航攝主任王應東，技士顧陸等五人。

編者

奉派乘機由京起飛後，沿揚子江南岸向鄱陽星子等縣。十時許抵九江，仍向西行，西飛行，經蕪湖銅陵貴池東流彭澤各縣。九經大冶鄂城武昌各縣。十一時半抵漢口王家時許由湖口折向南行，環繞鄱陽湖一週，經墩飛機場，是日漢口水位為四三·八呎，較

最高水位五一·四呎，已低落七·六呎。張公堤外水位四六·七呎，較最高水位五六·一呎，已低落九·四呎。下午二時由漢口起飛，本會江漢工程局長楊思廉同行，沿襄河西岸向北，經漢陽蔡甸仙桃鎮潛江等處。三時許抵鍾祥，仍沿襄河東岸南行，經三工潰口白口多寶灣岳口漢川等處，五時返抵漢口。十七日晨七時，仍乘原機由漢口起飛，先環繞漢口張公堤一週，再沿揚子江南岸向西南行，經金口嘉魚臨湘等處。八時許自岳州折向西南行，環繞洞庭湖一週，經湘陰沅江漢壽安鄉等處。十時自藕池口折向西北行，仍沿揚子江南岸至松滋折回經董市江口江陵沙市監利上車灣，過洪湖經沔陽州漢陽等處。十二時返漢口，下午二時自漢口起飛東行，經望江華陽安慶和縣江浦等處。五時零五分返抵南京。所有揚子江襄河泛濫區域詳圖，現正由航測隊趕製，茲先將察勘情形，臚陳如左：

長江（一）揚子江下游南京安慶一帶，北岸江浦附近，南岸蕪湖銅陵間，沿岸洲灘微見漫溢，面積不大。（二）安慶上游廣成民圩決口處，水勢尚未退，堤內泛濫區域較大。（三）江西彭澤余家鋪馬華堤決口處，水尚未退，口門已施裹頭工程，該處後濱大官湖，泛濫區域，并不十分遼闊。（四）鄱陽湖水勢已見退落，湖口水與湖水分流

處，江水渾濁，湖水清澈，界線明晰可辨，環湖僅東岸鄱陽縣，西岸永修德安縣境內，略見泛濫，被淹面積不大。(五)鄱陽湖濱湖灘出灘地，大部份均係圩墾之田，星羅棋布，歷歷可見，湖內面積日蹙，本年大水時，湖水滿溢，湧注入江，幾佔江流之半，是鄱陽湖非特不能收蓄水之益，反洩水入江，助成水災，均係受圩田之影響也。(六)江西境內，揚子江南岸，未見重大泛濫區域，災情似非十分嚴重，九江沿江低地，尚有一部份房屋，淹沒水中。(七)鄂省漢口以下，南岸陽新葛湖堤，北岸滹水北水堤等處，水勢尚未退落，惟泛濫面積，均不甚大。(八)蕩新葛湖堤洋燈下決口處，內外皆水，僅堤線二道露出水面，口門清晰可見。該處後多山地，被淹面積極小，至堵口工程現已籌備就緒，俟水勢稍退即可施工。(九)黃岡團風萬壽宮幹堤決口處，水勢已退，口門亦早經堵築合龍。該處後濱張渡湖，被水面積極小。(十)漢口松滋南岸，金水閘以內，毫末泛濫，石首公安等處，水勢尚盛，一片汪洋，災情較重。北岸漢陽沔陽境內各決口處，水勢尚未退落，江陵沙市等處，已完全無水。(十一)東荆湖南段，水勢泛濫，與洪湖及沔陽境內，沿江決口，潰水連成一片。洪湖面積甚巨，似可闢為揚子江北岸天然蓄水庫。(十二)嘉魚六合垸萬城垸南

決口處，水勢尚未完全退落，已先施襄頭工程，堵築計畫已籌備就緒，俟水退即可施工，萬成垸後濱黃蓋湖兩處，泛濫面積均不甚大。(十三)漢陽上河口沔陽葉家邊各決口處，水勢尚未完全退落，泛濫區域與大沙湖泄湖等連成一片，被淹面積亦不小，各口堵築計畫均經籌備就緒，俟水勢稍退即可施工。(十四)監利蔴布拐決口處，水勢尚未完全退落，口門外已築土埂一道擋水正進行堵口工程。(十五)石首羅城垸陳公垸安東大垸各決口處，水勢尚未退落，觀音庵二聖寺北堤子等口門已經搶堵合龍斷流，魯家鋪來家鋪各口，口大水猛，似類俟水勢稍退，方可進行堵築。該處泛濫面積較廣，似為揚子江受災最重區域。(十六)江陵陰湘吳家大堤決口處，水勢尚未退落，沙市都穴間微見泛濫，面積不廣，荆江大堤得勝台決口早經堵築合龍，全堤蜿蜒萬城施茅埠間，屏障上游至為重要。(十七)洞庭湖水勢尚未退落，水位甚高，湖內圩田毫無所見，湘陰沅江漢壽安鄉等處，均見泛濫，災區甚廣，尤以湖西漢壽安鄉一帶受災最重。所過皆一片汪洋，時露一二堤塍則茅棚排列，乃為災民臨時棲息之所。

襄河 (一)漢口張公堤，環拱漢市西北，堵口姑嫂樹及黃家小灣等處危險地段，均經搶修完整，堤外襄水，一片汪洋，水位

較江水幾高三呎，漢市安全，尚賴該堤保障。(二)襄河漢口鍾祥上游岳口以上，水勢已退，北岸一片沙淤，可以推想泛濫區域之廣。下游天門漢川蔡甸漢陽等處，水勢瀾漫，漢川蔡甸漢陽等城市，可見屋宇屹立水中。其他則時見一線堤埝，露出水面，災民棲息其上，情形至為淒慘。該處似為積水之處，一時不易宣洩，秋收無望，實為鄂省受災最重區域。(三)南岸蔡甸襄永堤保豐垸索子垸，北岸彭公香園等垸各決口處，水勢均未退落，僅堤身露出水面，口門內外皆水，一片汪洋泛濫區域甚大。(四)漢川尹家垸決口處，水勢尚未完全退落，口門內外皆水正在堵築中。(五)天門雙河垸決口處，水勢已見退落，正在堵築，內口所打木椿，均排列水面，隱約可見，不日可告合龍。(六)鍾祥一三三四六工至十一工間，共有決口十三處，該處水已完全退落，地面並係黃沙淤泥保堤。觀以上之最大潰口，長約八里許，清晰可見，口門兩端，已經掛淤裹頭，沿堤其他各處，均見殘破，想見水勢漫溢冲刷之甚。該處堵築工程，已由本會派水利處技正楊保璞，及國聯顧問蒲得利等前往察勘規畫，以便施工。

長江襄河視察報告

李書城
程其保

湖北省政府委員李書城程其保（兼教廳長），奉命視察長江襄河，事畢以後，八月十九日於湖北省政府省黨部聯合紀念週席上報告視察經過，其詞如下：

編者

李書城報告

此次視察沿襄河各縣災情，歷時二十一日，自蒲陽至襄陽，共歷十縣，茲將各縣被災情況，分別報告如次：

一 漢陽，該縣共分七區，第五第六兩區，全被沖洗，一二兩區，被淹十之八九，其餘三區，被災較輕，受災面積，約佔全縣十分之七，損失財產為數甚鉅。成災原因，係受上游三四弓堤，十一弓堤潰口之水，沖激而下，橫決堤岸甚多，自漢口至新溝，兩岸幹堤幾全被沖毀，節節潰口，不可數計。人民希望急賑賑工賑，趕築堤壩以防水患，並請求至新溝至百泉駐龍崗之間，開一河道，令漢水分汴淪河，出漢家磯入江，以殺水勢。

二 漢川，該縣共分六區，除一二三各區各一小部份外，其餘各區，均告淪沒。縣城亦處水中，被淹面積，約佔全縣十分之九，損失財產房屋無數，人口亦有傷亡。受災原因，係受三四弓，十一弓潰口之水，急沖直下，而鄖河同時泛漲，江水又湧塞倒灌，

故淹區最廣。地處尾閭，秋收無望，人民首盼急賑，而農賑工賑次之。該縣地瘠民貧，境堤無力修復，縣政經費，亦完全無着，均盼政府酌予補助，渡此難關。

三 天門，該縣共分八區，第八區鄰近京鍾，沖刷最慘，一二五等區次之，未淹者僅第三區暨六七兩區之高地而已。被災面積，約佔全縣十分之八，損失財產房屋，淹斃人口甚多，各項建設，蕩毀無餘，縣城被水，雉堞皆沒。成災原因，係受三四弓，十一弓，暨縣南雙河幹堤潰口之水浸灌，幾及全境。惟縣治以西，水已涸退，如無復水，可望秋收。人民亟盼修築該兩處潰口，並補助民堤費用，借貸種籽耕牛，辦理工賑，以救目前。全區保安隊經費，亦盼借款，以資維持。

四 沔陽，該縣腹地，受東荆河漫延之水，南部受長江麻布拐潰決之患，被災面積，亦復不小，准程廳長電，業經查視撫慰，茲不贅。

五 潛江，該縣共分五區，第五區毗連

鍾祥，受三四弓潰口之水，由漁薪河，永隆河衝激而南，罹禍之重，亦與該兩處相埒。第二區，跨東荆河上游所屬汪家堤，潰口成災，淹遍全區，其餘地段，或被波及或苦漬潦，統計被災面積，約佔全縣十分之五。人民請求趕修汪家劉潰口，保障秋收，則東荆河流域有關之荆、江、沔、沔、潛五縣，收穫當在一千萬元以上，惟地方無力籌款，情願半價徵工，以成其事，合計工料各費，共需三萬元，請在民堤補助費項下，如數撥借，提前興工。

六 京山，該縣共分七區，第四第五兩區，鄰接鍾祥，三四弓，十一弓之水，如高屋建瓴急衝直下。故該兩區屬之下洋港，楊家澤，永隆河等鎮，沖刷特甚，員失人口，財產，房屋，牲畜，目下尙難計算。其他各區間受波及，然山地居多，精華遠遜，故以面積計，受水之地不多，以田畝計，亦佔全縣十分之四。補種秋粟，復被水漂沒二次。當水初發，飢民到處掠食，現已平靜。人民頃請趕築鍾祥潰口，以工代賑，容納此輩免滋事端，亦以杜絕水患。

七 荊門，該縣所屬第十區馬良鎮，濱臨漢水，區轄黃瓦幹堤，被水浸潰，淹遍全區，幸有山嶺屏障，除毗連之七九兩區，略受波及外，其餘各區，尙未受災。沿途禾苗繁茂，為本團出發後所僅見之昇平氣象。惟未被災之處，對於災區救濟，殊嫌淡漠耳。

八 鍾祥，該縣共分十區，二區全部被災，四區無災，其餘八區，各有一部份被災。統計被災面積，約佔全縣十分之六，自縣城第一弓起，下至白口止，一百三十五里之內，共有十三潰口，三四弓口門長四公里，十一弓口門長八百公尺，其餘長三五十公尺不等。潰口之處，地面冲刷成槽，迴流之處，復受沙淤，即令水涸，難事耕耘。加之山洪與襄水同時泛漲，村鎮有全被冲毀者，故溺斃人口，亦較下游為多。城內河街冲塌房屋三百棟，他處可知。該縣各弓潰口，關係極鉅，各縣紛紛籲請提前修築。

九 宜城，該縣共分五區，一三兩區受襄水浸灌，二區受蠻水浸灌被災最重，死亡亦多。縣城冲陷過半，縣署傾圮無餘。其餘四五兩區，被災尚淺。統計被災面積，約佔全縣十分之六，該縣地勢高阜，退水甚速，惟缺乏耕牛，種籽，盼望政府貸款三四萬元，俾貧農恢復耕作，並補助襄堤堤費，俾資修復，以杜水患。

十 襄陽，該縣共分十區各區皆有一部份受水，統計被災面積，約佔全縣十分之五。該縣向稱山地，素少水患，本年淫雨傾盆，襄河、唐河、白河、滾河、漳河、清河諸水，同時暴漲，水位之高，動以丈計，附郭之老龍堤，樊城之鄭公堤，均被浸潰，損失房屋，財產人畜極夥。樊城為襄河繁盛商埠，全鎮精華，盡被漂沒，所幸襄陽城內，倚城堵水，未被浸入，行政中區，得以保全，亦云幸矣。

十一 光化、穀城，本團視察襄樊停留三日，老河口汽道，為水冲斷，襄河水急，復難行舟，本團又急於回省，報告災情，以便政府早籌善後，故未專赴該兩縣視察。據聞穀城受災亦重，光化略重。

綜觀上列各縣，罹災均慘，然詳細比較，則上游各縣，以鍾祥、宜城、襄陽受災為最重，下游各縣，以漢川、天門受災最重。上游山東水急，衝刷力大，死人較多，然水退甚速，高阜之地，可以復秋，故希望農賑者居多。下游平坦，災區較廣，退水較遲，勢難復秋，故希望急賑者居多。至如趕築潰口，以工代賑，統籌堤防，疏濬河道，種種請求，則各縣異口同聲，如出一轍。

此外，防災救災，治水修堤諸端，沿途所經，有種種感想，特逐條報告，以供研討：

一 備患方法：大水之來先有警報，人民得事先趨避，自少陷溺，如電話通訊網，一切設備是也。此次天門專員公署，接漁薪河區公所電話，電報告水至，趕將重要文卷遷移，一面傳知民間預備相距甫及一時，水即湧到，故城區人口，淹斃較少，事實昭彰，可資考證。其次預備種籽，以備復秋，此

次視察天門，詢知民間多藏種籽，襄陽戲倉存有粟穀，均可資復秋之用。設使各地皆有預備，則水退之後，乘時播種，自可補助民食。

二 緊急救濟：當水漲時，人民避居屋頂樹梢，苦無援救，而船戶每每勒索重價，甚至乘隙採取財物，不顧人命。如此次襄樊船救人，出價百元，而船戶仍不應召，似此惡習，殊堪痛恨。嗣後如遇水災，應由公家臨時統管船隻，從事救人。如潛江縣長，於大水時，徵集船隻數十，統由縣府支配，分途營救，全活甚多，是其例也。再水災之初，應責成縣長，或區長，就地組織救濟機關，募集捐款，借放積穀，辦理急賑，以免災民餓斃。辦賑人員，並應不分畛域，對於人境災民，一律施以賑濟。

三 農村貸款：農事有時不能俟發給種籽，耕牛，而後耕種，且種籽費少，人民不難自籌，牛隻費鉅，政府安得普遍施捨，各縣多要求農賑者，無非希圖多給賑款，惟宜城請求貸款，頗切實際。蓋賑款甚微，於事無濟，貸款可視需要，商定多寡，銀行應予扶助，以活動農村金融。

四 修築潰堤：沿漢各堤，潰口甚多，尤以鍾祥各段，關係尤重，亟應堵築，以絕後患，然口寬水闊，無處取土，石料採運亦艱，且堤脚全係沙質，雖補修亦難堅固。自

有清三百年來，皆在原堤附近補修，不數年輒潰口一次，幾於每年加修，費款甚鉅，亦終無濟於事。沿途詢諸工程人員，及老於堤工者，均謂沿鍾祥縣城南下，至許家集，山巒綿亘，可以障水，由許家集接至舊口鎮，約長三十餘華里，建築幹堤，則鍾祥各段險工皆可避免，取材施工，亦均便利。鍾祥人民，亦以退建砂田，淤成沃壤，表示贊同，本團各工程人員，均以爲然。現已由江漢工程局派員測量，甚願早日施工，使下游各縣，早慶安瀾。又東荆河關係全縣生命財產，人民環請劃爲幹堤範圍，由公家修築，當較民堤堅固。其餘沿漢各口，暨無力修復之較大尺堤，均須於年內規劃完竣，早日興工，庶幾明年不再被淹，人民可得安堵。

五 工賑部署：修築潰口，工人麇集，開工之先，應備置宿舍，用具，醫藥等事，開工之後，除女工外，略以軍法部勒使其趨工踴躍，不滋事端。暇時兼施公民訓練，以啓發其知識，布置有條，秩序甚佳，辦理堤工者所宜注意也。

六 災區防疫：災區人屍畜身狼籍，穢氣蒸騰，人民多患感冒，及疾病等流行病，應派遺醫師，攜帶藥品，分赴災區，辦理清潔衛生事宜，防止瘟疫。

七 剔除積弊：本團視察各縣，詢悉二十年貸賑美卷，多爲地方劣紳侵蝕，此次應

力矯其弊，妥籌散發方法，切實考核，務使實惠及民，款不虛糜。

八 救災在得人：此次視察災區，如縣長區長幹練有爲，則救濟得法，災民受其惠，亦有一籌莫展，因循貽誤者。夫洪水橫決，飢溺交侵，瞬息之間，動關生死，挽救重責，地方公務人員，實肩負之，則人選問題，不可不慎也。

九 增加工程效力：江漢工程局，管理全省修防事務，然每遇水漲勢急，遠向經委會請示，往返動需時日，而且搶險募夫，呼應不靈，馴至貽誤事機，如漢口張公堤，武昌惠堤，賴地方軍政長官之力，得以保全。天門雙合埠幹堤出險，當地工程局出二十元一日工資，無人應募，卒至潰決。懲前毖後，應增加省府與江漢工程局之關係。江漢工程局司技術工程之責，用省府之權力，指揮推進，則運用自如，功效易見。

十 擴充沙洋至襄樊水警：襄江自沙洋以上，水道淤淺，交通阻滯，間有宵小遁跡其中，官署若于捕緝，人民視若畏途，商務治安，在在皆受影響。而且鍾祥各弓潰口，均屬此段，將來着手工程，亦須預爲布置，應於沙洋至襄樊之間，添設水上公安局，往來巡查，以利交通。

十一 農忙不宜徵工：本團視察至漢川第六區，暨荊門第十區境內，人民均申訴漢

宜路局，於上年農忙時，徵工築路，影響耕作，深以爲苦。以後徵發民工，應於農隙時舉行，此層關係民食，政府宜特別注意。

十二 整治漢水：此次大水爲災，浸漫十餘縣，損失不可數計，如鄂中區各項建設，均蕩析無餘，此後水患，如不消除，則一切建設，皆失保障。

本團就視察所得，擬具整治漢水意見外，其間事項，必須於一二年內完成者，則疏暢支流，增築隔堤，整理湖泊是也。惟需款甚鉅，應由省府負責籌集專款，分期舉辦，俾底於成，則投資少而保全多，利害相抵，仍屬合算。至整理河床，節制水源，防止土砂，調查水源各端，亦應即時着手，期收效於異日，是則今日爲害於民衆之漢水，將來可永享其利矣。

程其保報告

各位同志，關於視察長江水災情形及個人感想，大致與李委員視察襄河流域情形相同。茲將特別問題，提出數點，作爲補充。此次溯江西上，沿途經過嘉魚、監利、石首、公安、江陵（及沙市）松滋、宜都、宜昌等縣，均因水勢增漲，所乘砲艦各處可以航行，歷時共計十六日，視察團之使命，約有四點：（一）安撫災黎，（二）散發急賑，（三）調查災况，（四）查勘堤工。關於安撫方面，各縣民衆，陡遭慘劫，政府派員慰問，確屬必

要之舉。此次代表省府及救濟總會，前往被災縣份慰問，已發生甚大效果；且得與地方討論各種救濟問題，共策萬全，災區秩序，得以漸形安定。關於散賑方面，因所帶賑款有限，只能視災况輕重，酌量配發，各縣及沙市鎮，雖均發有賑款，究屬杯水車薪；但賑濟事宜，省政府固應負責，但各地方亦應自籌辦法，以收合作之效。然究之實際，所經各縣除沙市宜昌二處地方上略有募集外，其餘各縣大都一以仰給政府，地方上不無境遇較佳之戶，類皆不能為災民協助，社會上急公好義之心，異常淡薄。至於調查災况一點，關於損失田廬若干，死亡人數幾何，雖經搜集各種報告材料，但數字是否正確可靠，有無科學上之根據，則大成問題。就吾人觀察結果，與報章傳說之死亡數及損失數多有出入，但災重縣份死亡人口，以及損失田廬，恐較二十年大水有過之無不及。總之各縣損失死亡數，人口約在數千，田畝約四五百萬畝，財產約在萬萬元，已超過以前甚遠，為吾人所深信。因長江上游縣份此次成災原因，多由山洪暴發，挾沙石下注，田畝淤塞甚多，影響耕種極大，其他如教育保安經費亦均短少一二成四五成不等。各縣正設法救濟，比較上以石首江陵災况最重，其他各縣輕重亦不一致。至關於堤工問題，吾人認為非常嚴重，此次視察長江各縣，大水來源

太平發生於山洪，宜昌上月二三四五等日雨量過大，洪水泛濫，排山倒海，奔騰下注，荆江幹堤，在短時間內亦被沖塌，匪特地形因之改變，水過之處，房屋悉被沖成平地。河水改道，山石淤沒，田畝低窪之處，較之二十年水位約高，沿江堤埝沖潰不少。往昔視為絕不至潰決之幹堤，今亦潰決，此實平時認為幹堤不至潰決未予培修之故。此不能不視為未盡人事而堤工系統不統一管護不周密，民堤幹堤之爭，既時有所聞，民衆隨時與水爭地，以致積水無處消洩，歷年水災多半種因於此。再交通不便堤身過長之處，甲堤已潰，乙處尚不知消息，每致搶堵失時，且民智幼稚，一遇水患，彼此偷挖埝圩洩水

蘇北最近水情視察記

律鴻起

黃河上游，近再告暴漲後，微山湖水勢因受重大侵襲，日見激狂奔放，蘇北各河均超過最大容量，而發生汎濫。災象既成，隴海津浦交通，亦均受圍襲，情勢極為嚴重。記者特於上月三十一日由京出發，赴江都由裏運河轉往上游視察，歷時七日，承沿途各方之優待協助，得順利視察完畢。茲將蘇北水勢現狀，各地搶險情形，及災象實况，分誌如下：

邵伯至清江浦

，因之糾紛迭起。上述原因，吾人應予研究以謀改善，至於各縣潰決堤埝名稱範圍以及被災面積，均已繪有詳圖以供參考。此外尚有幾個問題。急賑就目前情形論災民多已分散，已無必要，工賑農賑及防疫工作，則為當前嚴重問題，亟應設法趕辦，冬防與治安問題，更屬切要。其保前年曾赴各縣視察，此次又往視察水災，覺縣政保安財政教育均比較進步，尚能使人滿意，但此次水災慘劫以後與地方庶政進展，不無影響。最後，個人覺得地方人民，災前並無相當預防，一遇災害，頓覺張皇失措，而風土人情亦甚惡劣，煙賭娼仍盛行各地，今後當盡力以圖挽救。（八月廿五—廿六日北平晨報）

記者於上月三十一日由京乘車起程，赴江都沿裏運河乘船上駛出發後，即開始注意河槽容積，及水之流量。一路注視結果，除河身狹窄水流略見掀動外，一切皆平平無事。嗣以夜深入睡，船中微聞兩岸時有築堤挖壩聲調，始悉裏運河水已告漲，人民戒備森嚴。翌晨船到清江浦登陸時，見有人民嘴集岸頭，爭購報紙，一觀水漲情勢。擾攘蜂擁中，曾有人質詢記者黃河水漲消息，由是足見該地人民關心水險之殷切與恐慌。至清江

浦舊開前後，確已見水高平岸，前往佇立觀水者，絡繹不絕。導淮工程處因造船開未了，曾建築草壩一座，以便阻水入運，致運水無法宣洩，轉流入六塘河，同時船開亦保無慮；惟該地人民鑒於導淮之戒備，各處亦加緊築堤防護，當據工程處負責人談：清江浦目前毫無水險，以距黃水來路尚遠也。

清江浦至劉澗

二日晨由清江浦搭船繼續旅程，在動身前，特往訪江北防汛工程處主任徐鼎康，探詢防汛工作情形。按徐氏為江蘇耆仕，曾任江蘇省長等職，現年雖高邁，氏軫念民苦，特挺而出任防水工作，其愛民精神，當可概見。記者會晤時，見徐氏白髮蒼蒼，目光灼灼，對於黃水入蘇前途之危險，徐氏深表憂懼。徐謂：蘇北年遭旱災，人民已不堪其苦，倘再發生水災，農民將無以為生，深望中央頒施根本辦法，俾資護民脫險。記者叩叩以最近水情，徐發表防汛工作情形與計劃如下：一、裏運河積土，由江都邵伯起至清江楊莊止，由沿運江都、高郵、寶應、淮安、淮陰五縣負責征工積土，堆積連河東堤，每公里積土五千立方公尺，共計需積土七十五萬公方，各縣現在堆積中。二、中運河分段防守設防，自黃浦起至蘇魯交界止，分為四段，每段設段長一人，會同淮安、淮陰、泗陽、宿遷、邳縣等五縣，征集民夫，擇險要

地段搶修堤身，早經開工，刻已大部完成。三、中運河各縣組織壯丁隊，現因微湖水漲不已，已超過最高紀錄，早達危險時期，業令飭各縣組織壯丁護工隊，晝夜梭巡堤身，準備搶險。四、水勢情形，查微湖歷年水位紀錄，以民十五黃河劉莊決口漫水南浸入湖，是年八月二十一日，水位達一三六·五〇公尺為最高，當時因汶泗沂沭諸水，同時並漲，徐海遭受大災，現在微湖水位，高達三六·七二七公尺，已超過最高紀錄，早達危險時期，幸沂水漸退，下游六塘河宣洩通暢，不致擁塞，倘微湖水勢不繼續陡漲，災區可望縮小。五、來水途徑，魯省黃水，經微山湖入蘇，其途徑有二：一經韓莊運河南行，一經蘭家壩入不老河入運。二流匯集於六塘口下洩。自微湖西堤，潰決蘭家壩口門漸失效用，包石工程亦未及竣工，刻經湖水猛刷，口門擴大，故不老河來量大增，勢甚洶湧。邳縣局勢嚴重，微湖再漲，則更不堪設想矣。記者與辭，出發赴劉澗，沿途水漸高漲，雖未盈槽，低窪處已水高堤岸。河之各處，測驗水位與流量工隊，比比皆是。迨至雙金閘，白浪滔滔，湧急奔下，越數里輒見兩岸數千民夫，正打樁築土，趕造鉗口壩，兩面同時進行，現已大部完成，其作用則在截止一大部溜轉入鹽河，以便減輕中運水之流量。再前行，遙瞻岸上官民，來往俯檢

堤坡者頗夥，凡經河身轉溜處，萬民高築堤身，喊叫聲音震聞數里。船駛至此處，陡轉漩搖，逆大浪而進，可見水量較前洶湧。再前進，農民羣搖手吶喊，令船勿近岸，以免浪激堤危，由是知水之大可畏，是時水雖兇猛拍船，仍節節推進，駛至明華集附近，水益澎湃奔流，已盈貫無餘，仰首遙瞻，民伕膺集兩岸，默視水象，其一種肅寂消沉氣象，頗令人生感也。時近傍晚，始抵劉老澗，大溜衝下，船難前行，幸有岸上人協助，得平安靠岸。登陸一望，前六塘河，後中運河，千萬民伕，趕築橫閘，據謂此閘，自開造數日以來，每感洪水猛沖，進行不利，現在人民日夜辛苦加工，已力竭聲嘶矣。

劉老澗至宿遷

二日晚宿於導淮船開工程處，翌晨乃先赴六塘河視察水之容量，河身雖較高，但入六塘河，出海已有三處，因之流量抬高，水勢漸險。幸在兩月前底水小，至今未告盈槽。導淮工程處已派員加緊防護，搶堤加墊，目前可保持一二日。倘水再漲一公尺，兩岸勢必漫溢。視察後北上，抵宿遷時，走訪第二段防汛隊長趙鍾靈，請告水情。趙氏談云：河道形勢，上承沂泗汶之匯流，迄瑤灣，又增竹路沂水入運之量下注，迄九龍廟，始分洩一小部入六塘河，復經五花橋，分洩大部流量，仍沿運河下流至劉老澗口，猛瀉而

下到老澗河，餘部仍順運河經淮陰而入裏運河。至目前堤防情形，已擬就大概計劃如下：左岸由礮灣迄九龍廟，堤身尚形完整，惟間有單薄處，左側即係駱馬湖，九龍廟至五花橋無堤，因係與六塘河平行，故無須堤防。五花橋向下直至仰化集，堤身完整，間有單薄處，由五花橋至大碼頭，並有廢黃河堤一道，足以禦水。該段內有數處，係望湖迎泊，故堤脚外坡陡立。右岸由礮灣迄皂河鎮，運堤卑窪，右側係黃墩湖，廢黃河堤與運河交叉於皂河鎮，皂河至五花橋，運堤殘缺，水小期內，水不滿灘，大水汎來，當以廢黃堤以禦洪水。五花橋至何家莊，有臨河堤一道，外坡陡立，內有低窪。何家莊至防風，無運堤，利用黃堤禦水。防風至仰化集之運堤，大都卑窪。關於搶修計劃，詳細測勘後，將卑者加高，薄者加厚，尤以望湖迎泊之險工程較大。已于上月九日迄二十日告竣，共作土方十三萬餘立方，每日征伏達一萬七千餘人，刻下進行擴充劉老澗口門，指導民伏排柳，紮枕，集料，積土等工作，頗為順利。五花橋束水坎，亦派定監工員建築，第二期搶修堤防計劃，日內即可征伏辦理。前途之趨勢，如中運流量不斷增加，則駱馬湖與黃墩湖必滿汙水，于是該堤身發生危險，五花橋以下或可幸免災難。

宿遷至響灣鎮

記者自宿遷出發赴響灣站前，曾晤縣府防汛負責人詢問宿遷最近水險情形。當語記者稱：縣府聞邱縣勝陽王母河堤岸掘開，張縣長曾立電沿連各區加緊防汛工程外，並派員催促縣民夫相機拚命防禦。關於搶險工程，分令各險要堤防區域民衆，將防險急用物，即日集於堤頂，俾大溜到達時，便利搶險進行工程，并知工程分爲四區段辦理，第一區，張審一帶險工處堤頂，分段堆積草梢一百担，土五百公方，何家莊一帶亦同樣準備緊防。第二區，老牛角，劉老澗，老堤頭，及羅圩堤一帶等堤頂，均由區長分別堆積草梢數千担，以待險臨。第三區，防風堤，陸圩堤，羅宗莊，李家莊一帶，各堤頂亦堆草梢數千担，戒備水浸大堤。第五區，店堤、二灣堤、紀房等堤頂，除佈黃土數千公方外，并堆草梢數千担，築堤禦潮。以上準備，現已開始，民夫亦極認真搶作。倘水來時，暫時當無何嚴重情形發生。記者聞後，頗爲興奮，乃辭赴響灣，自宿遷至響灣，路上流量，則較上游沿大，浸刷堤岸，簞簞有聲，二百餘公尺寬之河身，已盈盈滿載，勢將傾覆。兩岸內階有農民越岸耕作，田苗微浮水面外，多年古樹，口淹沒盡半。船抵響灣時，一切景象，突爲之大變，響灣面積較寬，大溜源源壓境，言洩不易，結果水上堤岸，災象告成。該處汪洋一片，萬頃茫茫

，沿岸房屋，成爲水覆，柴草傢具，隨水漂浮，居民多在高處搭棚，暫避災難，孺啼子哭，厥狀極慘。記者至難地參觀，特訪第一段防汛段長顧鍊鎔，探詢災情，據談：不老河北堤已潰決，全部漫溢，水溜四出奔放，因之響灣立告吃緊，加以響灣南堤身，近有數處潰陷，開門動搖，水溜甚速，不幸成災。今日水位仍上漲，倘再漲，響灣難免有陸沉之虞，現徵集民夫搶險，然已無處可運土石與樹木，事實上已臨千鈞一髮之際云。

響灣至運河站

從水浪滔天中之響灣，復向上駛，方行七里餘，即達十里長堤，岸上築堤搶險之民伏，約有數萬，熙來攘往，幾爲之塞。船於轉角處，岸上民伏突開槍射擊，初則以爲兒戲，繼續前進，繼而一陣排槍猛來，幾將船擊沉。嗣設法駕小舟登岸交涉，民伏告堤岸已爲水溜滲透，發生動搖，無力再經大浪浸摧，不准上行。經記者詳加解釋後，民伏半信半疑，放船前駛，始得脫險。再往上行時，迎面洶湧萬頃，無風生浪，滾滾逼下，船實難順駛，四圍隱望，河水溢岸，淹及民田之處，已成湖沼，平地自由行駛帆船，實屬罕見奇觀。迨船過貓兒窩時，一片蒼茫，澤無際，湖田阡陌，盡爲淹沒，樹梢浮於水面，農民伏水中刈草，水國人民，仍有不忍去者，多仰天興嘆，厥狀悽慘。船進運河

站時，除對對岸人民默默觀察水勢外，一片哭聲，來自東北，回首注視，一部村房盡付漂流，廬舍邱墟，田疇渺渺，難民有逃於山巔者，有避於堤上者，亦有懸守房屋待救者，以及橋上匍匐呼救，景象觸目心傷。及駛至隴海鐵路附近，水幾與橋平，船不得過，橋下洩水東注，水聲潺潺，大溜迴旋，三里外已聞響聲，流量湍急，水花四濺，橋北為水漫浸，汪洋浩渺，交通要道，受此嚴重危害，觸目驚心，前途不堪設想。登陸後，巧逢邳縣長秦傑人，承偕至鄉村師範，暢告邳縣水災真象。秦氏談：邳縣為蘇北前線，自韓湖黃流分三段注入中運後，邳縣各區農民，即開始總動員搶險，今日之所以能號召一致，實賴昔保甲辦理之認真，不老河南堤，聖陽山王母山橫堤，卒華里南壩，前後作成，同時並命二區整理運河入望莊口門，更令三區作碼頭渡口門等工程，以禦水險。不幸近來不老河南堤復告崩潰，王勝大堤又為善民挖潰數十村莊，立告陸沉。現在第三第四第一等區，已成澤國，難民達十萬以上，糧食地畝之損失，尙未統計完畢。頃蘇北沉淪之禍，與日俱深，農民遭此慘劫，實難望恢復，前聞堵口有望，邳民欣忭無已，垂斃之民，尙有甦生之望。但近來不聞籌備之訊，堵口之說反趨沉寂，倘再稍遲延宕，進行無期，地方災禍固不可免，國家損失寧可數

計！言畢唏噓不已。記者告辭，即趨赴聖陽山王母山一帶視察，但因該大堤被潰，黃水猛入後，十數村莊成災，以汎濫洪水。記者不得前進一觀實況，急返至隴海運河車站，探詢防汛情形。據負責人稱：運河站現已被水三面圍襲，車站常在萬分危險中，頃各鐵橋均漸與水平，久則水浸堤根，滲漏堪虞；加以近來各涵洞均為農民堵塞，危險益大。記者復詢以台莊路沖毀情形，據謂：隴海路東段台莊線，當不老河流量入運要衝，被水沖毀數處。按該路長三十一公里，分趙墩、車輻、台兒莊三站，今奉始通車，地當不老河要衝，現為恢復交通計，路基已掛柳，員工運石傾填，一阻恐難復舊觀；且水流湍急，有增無已，三四兩日水戶漫路軌，近幾涵洞掘開，水始下流，然距離僅二公分。不老河岸堤橫築該路之東西，以新土鬆散，路基多為浸透，故取石加高培厚，頃水暴漲。距趙墩十里之郭家口沖破，水勢倒灌，經員工竭力搶堵，幸未出險，否則隴海車站，將發生重大危險云。

運河站至徐州

記者深懼鄉村師範在夜中發生嚴重變化，陷於水中，轉搭車赴海州，車離站前進不數步，夾軌水溜兇猛異常，夜深時尙見白浪連天，一望無垠，深嘆邳縣前途之危，不堪設想。記者於極端疲乏中，熟睡車中，東方

既亮，到達海州，略進飲食，特趨路局探詢運站情形。據云：尙能通車，乃適至一觀究竟，車進運站時，果然水高低瓦，城內浮橋已不能行人，草蘆瓦房被淹者，又告數處。卒以運河站之險，似病如膏肓，特決定乘車赴徐州，轉微山湖一帶視察。臨行時秦縣長會謂：鐵路橋口門吃緊，路基危殆萬狀。果然行近時，數千民衆於水中喊叫搶堵，情形嚴重已極。方注目張望之際，忽聞車中服務人高談，以涵洞堵塞之結果，洪水無從宣洩，則路基將成攔水壩，其橫面受水壓迫沖撞，縱而受火車動力激震，將來行車異常危險云。至徐州後，即有銅山縣政府科長韓崑山訪，來記者叩以銅山防險近情，及成災情形，承韓氏見告如下：魯西董莊決口未堵，微湖水量傾洩中運。連日銅山縣險象環生，已趨嚴重關頭，第三第五兩區，業已汪洋一片，重災既成。省府以此汎濫區嚴重，乃築微湖西堤，嗣以此堤不保，即鳴金集合，萬衆官民，興修套堤，以禦水險。頃有武屯套堤，河口未堵，竟達三十餘丈。王縣長盡夜趕至武屯，親自監工搶堵，因口門水流湍急，堵塞極感困難，故於三日晨已在套堤後面再築套堤，圍圍水頭，縣府運去大批蓆袋及石料，決於短期內築成，以防水勢漫城。現在徐州城北第一防道堤已放棄，第二道防堤在危險中，倘第三道防堤發生危險，則徐州及第四第七等區，將遭陸沉之患。至本縣災情

，亦極嚴重，被災面積，係在微湖套堤以東，及荆不老等河南北兩岸一帶，截至九月三日止，水勢仍繼續猛漲，形勢極趨嚴重。究竟災象至何程度，殊難預料。收容難民地點，現指定附郭雲龍山、子房山、太山、奎山等處，但各該區難民，仍望水退去，不願離鄉，多在災區附近高原暫避。縣府對於災况，已粗有調查：第一區災區面積二五方里，災民人數二、五〇四人，糧食二五〇石；第二區面積四六七方里，災民人數二九、八六一人，糧食一、二五〇石；第三區災區五五〇方里，災民人數四〇、三〇〇人，糧食一、六〇〇石；第五區災區面積二七五方里，災民人數二二、五六六人，糧食一、五〇〇石；第六區災區面積二五五方里，災民人數六九、二〇一人，糧食三、五〇石，第九區災區面積六〇〇方里，災民人數六四、〇三六人，糧食二、七五〇石，合計災區面積二、一八一一方里，災民人數二二八、五〇四人，糧食一〇、八五〇石，牛一百九十八頭，驢一百〇六頭，騾十二頭。

徐州至韓莊口

韓科長報告黃河二次暴漲，流量遽增，微湖水涵湧外出後，記者於翌晨即乘津浦車前往視察，車將近茅村時，則見路基兩面大水汪洋激蕩，狂放奔馳，情景至為可懼。下車後即往訪該站長，探詢水漲近情，以等下行列車關係，站長偕往參觀茅村橋，該橋共

有二十孔，橋下水流狂濤，勢極猛烈。橋北曾設有誌水標桿，據謂：自最近二日起，水位已超過民十五年水標，橋之中心，水深七丈，水距路基，僅有三公尺。兩旁有工夫填砌碎石，以防水來冲刷，倘水再升漲不已，則南北交通，將受嚴重阻礙。旋車開前進，憑窗遠望，西張孤山，南萬寨，東荆河水，交接團襲，茅村居民，攜幼扶老，顛沛各處，孺啼幼號，愁苦淒楚之狀，令人觀之心慟。據車中一工程師談稱，距茅村站數里處，曾有失依無告農民二千餘，哀苦禱告，哭聲震動，自微水南注後，附近張圩子、李瓦房、泔城、閻家庵、胡坑、權莊、張莊等地居民數千，適逃來村站避水，經彼述說汎濫之慘情，近數十年來為所未有，前途誠不知如何以處也。記者因急欲赴韓莊，深惜不得前往該地一觀實情。抵韓莊後，即先訪晤該站詹站長，請示路徑，承詳予指導，乃出站向東南步行約四里，穿過韓莊街，直至運河口。當過河赴江北運河防汛辦事處訪葛主任探詢水情，該處設有江蘇省府無線電臨時辦事處，已全部淪陷水中，彼等正匆忙準備遷移。葛氏問明來由，爰向記者發表最懇切沉痛之談話云：韓莊居民約八百戶，數十年來相處如賓，春耕秋穫，生活極為安定。不幸洪水汎濫，慘遭浩劫，現在運河兩岸，田廬均

告沒頂，農民不得已逃在高處避難，露宿無食，哭聲哀叫，慘不忍聞。高等小學劉校長，軫念災黎，特備蘆蓆施救，但杯水車薪，何敷所求？頃據報，南陽湖水又暴漲，微湖受重大侵襲，今日水位竟達三六·九公尺，韓莊口門傾瀉猛烈，二小時內高等小學與防沉處均受水圍陷，幾為淹沒，前途至堪焦慮。記者嗣詢以災情，葛氏稱：周圍七十里方圓，盡成澤國，湖田萬畝遭劫，千餘難民失依，目前實無辦法，只仰望蒼天，不再漲水也。最後葛氏為使記者明瞭左右水勢，承借駕小舟，沿口入湖，迎面洶濤激浪，舟上駛時，為水捲入大浪漩渦，險遭滅頂。是時遠望四週，一片汪洋，波濤萬頃，勢若萬馬奔騰，浩蕩逼來。記者知其險惡，乃請退登車，前詹站長嚴肅聲稱，昔時農民為調劑灌溉，迭請路局沿線多造小橋，俾使湖水東西自由流動，路局會照辦無遺，孰憶此次洪水之來，農民竟搶堵涵洞，因之各處有洞一帶路基，均浸於水中，若路基冲刷過烈，則交通立告斷絕，此實可懼之事也。

江河災情視察記

(續本刊三十一—三三期)

陳賡雅

十

洛陽商爲鄆一邑，周武王克商，定鼎於此，戰國屬韓，始有雒陽之名。東漢光武亦都之，魏晉始改雒陽爲洛陽，爲我國五大古都之一。滬戰時，曾以爲行都，國民政府地址尙存焉。城垣逼近洛河，地面較河床稍高，南關街道，直與河底相等，東關且受灤河威脅。數年前水淹東外大石橋，沖入東街，深達三四尺。今秋伊洛兩河暴漲，城關幸未波及，四鄉則已被災。據調查被災面積二二九方里，淹地五二、八八一畝，損失四三三、三五〇元，淹塌房屋二三〇間，待賑人數五五、四〇〇人。記者西行到達洛陽，悉災區在四五六區，沿伊洛河一帶。當往視察，出城南二三里，即抵洛河之濱，洛水源出陝西雒南縣冢嶺，東南流入河南境，經盧氏、永甯、宜陽三縣，至洛陽東南隅，受瀾澗二水，始入偃師界。流量易於暴漲，夾泥沙以行，而泥沙又逐步沉澱，致下游河床，年有增高，爲害情形，與黃河幹流無二。偃師全境陸沉，即正坐河床過高之弊，洛陽地勢平坦，但不低窪，且城郊堤壩高固，洛水漲時，雖曾略有沖毀及漫溢，俟水頭一過，流歸正槽，即無汪洋沮洳之患。故自南郊

直至龍門，亦即自洛水流域直至伊水流域，沿途所經災區，農作如高粱、小米、玉蜀黍之屬，雖曾被洪水沖澗，甚至偃仆於地，惟未久淹積水，扶植補種，均易着手，皆非洪荒大歉可比也。

洛陽商業頗形衰落，原因：①隴海鐵路西展，陝甘購貨，得與津漢各埠直接交易，不再經由洛陽之吞吐。②旱澇頻仍，農村經濟破產，一般人民，購買力低弱。③市面銀根吃緊，周轉不靈，中央銀行雖設有分行，但不兌現不借貸，河南、農工兩行辦事處，貸款日息一分六厘，似嫌稍重，且不作農村放款。四鄉經濟無活氣，城關自受其影響，以故半年來商號倒閉百餘家，新開設者祇三十餘家。猶幸前專員兼縣長王次甫氏，取消苛捐雜稅多種，扣負減輕，使未倒者藉得勉以撐持。現各界極盼銀行界來此放款，以資復興農商經濟。聞各鄉將改區公所而設區公署，重視區長人選，增厚區長權力。全縣舊分八區，將改設五署，於九月間實行，以便進行鄉村建設。銀行界乘此災後政府與車之際，若能聯袂以作農村借貸，則人我交受其益誠不淺也。

由洛陽東返，途經偃師及鞏縣，田野積水，漸見退落，惟沙覆之地甚多，沃壤已變

瘠土，倘灘地經緩流積成新淤，從此反變肥土地，惟欲播種豐收，只好期諸來春矣。偃師滿城汪洋，迄今仍原封未動，遷治之議，盼早實行，俾災民之有餘力者，得預籌久居之計。該縣成災倉猝，城關淹死人民，有調查者達二百三十餘人，縣長夫人，亦同斃身澤國。災禍慘烈如此，將來挖掘屍具，諒必超過七數甚多。

火車駛入鄭縣境，眼界始與水災絕緣，但據調查，該縣七月二十四日大雨，魏河賈魯河諸流漫溢，災區達四百方里，倒屋淹田，待賑人數，亦在二萬左右焉。古城站，係古邙區車站辦事處，乃宮殿式建築，四圍青紗帳，一殿巍然中存，碧瓦朱壁，視之甚覺古雅，但係小站，上下客僅寥寥二三人。中牟縣教場一帶農作物，十之二三，尙浸淺水中，葉黃穗萎，秀而不實，鐵路與黃河併行，相距二三十里，所見積水，乃雨水而非河水，土地平曠，農產素豐。張良椎擊秦始皇之博浪沙，即在縣北與陽武縣接壤處。車抵開封，下車入城，城門半開，砌有沙袋，守衛士兵且不少，空氣緊張，若臨大敵。此無他，蓋以嚴防黃河萬一潰口，洪水襲擊政治經濟重心所繫之省會也。（八月三十一日申報）

十一

開封古大梁汴州地，五代北宋，均建都

於此，亦吾國五大古都之一。今爲河南省會，城周三十五里，人口三十二萬。馬路南自車站經大南門至中山公園之中山路，或經小南門至北門之共和路，以及省府路，自由路，博愛路（有未成功者）等，或爲柏油所築，或爲碎石爲鋪，大多坦直寬整，適合都市要求。而道旁所植柳槐，亦已蒼葱成行，省府路東，相國寺街及鼓樓街，乃市中最繁盛之區域，人行道上，市民往來，絡繹不絕，男女衣着，多爲國貨，態度樸實，予人印象頗佳。車行道上駛行之車輛，汽車極少，小車較多，人力車最爲多數，若係空車，則完全靠歇路之一邊，依次首尾相接，頗有魏軍攻吳，舳舻千里之概。而車數之特多，生意之冷淡，平民謀生之不易，可藉以測知其梗概。

開封市容名勝及人情，頗似北平之氣概。該市不僅爲豫省政治文化之中心，實亦中州重要之都市，惜城垣低於黃河水面，時有堤潰城淹之虞，遂致影響地價低落，工商不振，每當黃河水位高漲，富戶即多遷避鄭州。有謂今秋水猛勢烈，若非魯西董莊決口，則開封或蘭封必有一處遭大禍，言出有據，意極警惕。防患未然，工程艱鉅，主管人員，其應格外努力。蓋培養一大都市，在歷史地理上人事上，均極不容易，倘遭不測，責任實不容逃卸也。

豫省春患大旱，秋遭大水，各縣被災，

情重地廣。據省賑會調查，災區計偃師、鞏縣、浙川、鄆城、封邱、西華、商水、新野、襄城、南陽、蘭封、陳留、遂平、鄧縣、唐河、內鄉、鎮平、滑縣、西平、泌陽、項城、臨漳、伊陽、洛陽、汜水、上蔡、崇縣、濟源、湯陰、鄆陵、寶豐、南召、尉氏、舞陽、淮陽、鄭縣、宜陽、汝南、葉縣、正陽、博愛、延津、臨汝、淇縣、原武、臨潁、通許、開封、廣武、武陟、陝縣，共五十一縣，被災面積六二〇、四六二方里，死亡人數四、二七九口，淹毀田畝二四、九〇五、八四四畝，損失數目四、七三四、四九六元，淹塌房屋間數（內有十零四八二孔）四二七、三七四間，被災戶數五一二、四八三戶，待賑人數二、六六八、〇二九口。（上列各數字尚有二十餘縣未詳報計入，實際數字，當較此爲多）經賑會及水災會撥款急賑者，僅災情最重之區，即偃師、鞏縣、浙川、鄆城、封邱等縣，共得洋一萬三千元。此外尚有新安、閩鄉兩縣災情極重，大如雞卵，損失不貲。而安陽雨水及漳河，爲患亦鉅，至如其他各受災縣份，尙未報告統計者，聞亦爲數不少。此次魯西鄆城董莊黃河孝口，大溜僅十分之二三，仍流河槽，日漸淤澱，舟行且感不便，其十分之七八，則由決口奔騰沖刷而出，先禍魯西十餘縣，灌滿昭陽、徽山兩湖，遂南下而溢蘇北，奪運入淮，險象橫生。蘇北豐、邳、銅山各縣，趕築防堤

二三道，水冲易如摧枯拉朽，災區日在擴大中。然此猶係黃水之前流，俟大溜趕到，不僅隴海津浦兩路交通，勢必發生問題，而徐淮黃流區域，恐亦將縱魯西而淪澤國矣。董莊口門，迄未堵塞，此後若遇秋雨，或上流水漲，則災區之增加，必更迅速。秋後天氣漸涼，水分蒸發減少，亦爲黃水有加無已之一因。黃災方興未艾，思之不寒而慄，董莊口門，距開封約四百里，承黃河水利委員會王秘書予以車便，曾往查勘，各情容另敘之。

十二

（九月一日申報）

由開封赴爲禍魯西蘇北黃河決口，同行有魯省黨委李文齋，魯西災民代表周百朋，經委會黃河防汛督察劉秉忠、黃河水利委員會王秘書等，分乘二汽車，先後於清晨出北門。城防沙袋，堆砌整齊，越謹城堤，道旁綠柳蒼蒼，涼蔭覆人，田野微積雨水，尙無大害。行抵黃河大堤，折而東走堤道，堤寬約三丈，兩旁綠柳如幃，汽車宛轉迅行，絕少顛簸。堤北河灘，堤南平地，均植粟菽，已黃熟如雲。河流尙距堤數里，且作物穗葉繁密，故長行百數十里，猶未得瞻滾滾奔放河溜：惟灘地高於平地，恆在二丈左右，灘地日漸淤高，平地益形低窪，其爲前途險象不待智者已可決也。茲後苟不於上游各省區，實際廣種森林，以調節氣候雨量，而制減

河含泥沙，徒知加高堤防，空言疏濬，則河汛之無事日，適如其本身之無清時也必矣。

車抵豫東邊地之考城縣，堤道難走，繞行平地，記者與李周二君，共乘先行之車，司機不諳路徑，迨入魯境曹縣，始悉誤駛歧途，欲覓尋王秘書等之車轍，又嫌迂迴甚遠；且汽油將罄，深恐半途拋錨，李周曹縣人，以餘油計程，決先抵荷澤（曹州）購油，後又轉赴董莊口門。衆同意而行，道路多在田野間，曲折狹小，僅便人走，不利車行，彌望青紗帳，致方位莫辨，逢人便高呼「二哥」，請詢去向，然猶誤途數次，而深陷車輪於泥灘。此間普通稱呼，俗以「二哥」爲敬，若以「大哥」呼人則被認爲有意侮辱，弱者將賜以白眼，強者更惡言反罵矣。蓋呼大哥，以侮其人有爲武大之嫌疑，故怫然大怒；若稱二哥，如敬其人具有武松之義氣，故色然以喜。南人旅行北地，若不慣以「二哥」稱人，隱以「老大」自居，則最好稱人以「老鄉」，此乃冀（實仍稱直）、魯、豫三省最普通之稱謂也。

迨至荷澤，直入縣府，縣長公出查災，與科長等晤談，得悉該縣面積一百四十萬餘畝，人口四十三萬四千八，黃河經過縣境，長凡四十里。此次董莊決口，洪流波及縣境，被災面積占全境二分之一有奇，淹沒村落近四百處，災民亦達人口數二分之一以上，

財產損失計三百餘萬元。七里河以北閻什口等二百餘村，受災尤爲慘重。但以較鄰、封鄆城、鉅野、嘉祥、東平、魚台各縣，慘况尙居次等。然以整個災區過廣，各地自力更生，實屬心餘力絀，倘俟政府拯濟，頗多盡餅充飢，此中千萬災黎生死存亡之機，端賴社會人士，能否大發飢溺仁心以爲斷云云。

荷澤縣長及科長等，多係李委員之舊知，承留便餐後，並派一警爲嚮導，繼續出發，西北行二十餘里，地名新莊，距口門尙有四十里，日已偏西，秋風送爽，正好加快車速，趕赴目的地時。詎車聲爲泥灘所困，或請人推，或雇牛挽，出一灘又陷一灘，最後電力使用過度，機件猛烈滋火，將電表燒壞，無法修用，乃以牛將車拖回鄆城。記者等仍步行前進，六里抵何家莊，天色漸黑，邂逅李委員中學時代之教師何先生，切瓜烹茶，殷勤招待。藉悉該莊人稠地少，曩日地價昂貴，上田每畝售至百數十元。現因農村經濟破產，無資耕種，地價慘跌四十元左右，猶有難於隱定之勢。地價漲落，原不足怪，惟以山東安靖之區，良田美地，竟至無資耕種，而有荒蕪之虞，此不特非現社會一意孤行之佳兆；且直爲現社會弱點自然暴露之序幕，蓋不得等閒視之也。

夜涼辭何先生登程，同行四人，（李委員帶一隨行）各分乘小車一輛，轎轎魚貫前進，山東小車，輪小而藏於載物板下，一人

負繩引導於前，一人肩帶力推於後，乘客仰臥載物板上，尙無偏坐之勞。但黑夜摸索，溝河縱橫，往往不能繞越，則四人共推一車，涉水而過，水深沒膝，時有游魚撞足，料爲潰決之流無疑。所謂黑夜臨深淵，誠不勝肉顫心悸。劉莊險工，長幾兩千公尺，楷掃（堤工名稱之一）一百有八段，幸賴曹屬地方人士，既痛連年黃患之慘，又鑒冀省關於河政，裁員減費，險工之修守，將愈不可持。乃組河工促進會，籌集鉅資，購運石料，經本會督率員工，拋築石壩，大小共六道，提防始漸安固。嗣因石料購運，遠在五百里外之河南鞏縣，曠時費鉅，乃提倡用磚代石，惟磚體易於浮動，又以鉛絲編織成方籠以實之，厥名磚籠，用代楷料，換築磚壩或護沿，頗著一勞久逸之効。奈本年冀省工款缺乏，防汛費迄今未曾發下分文，存料甚感缺乏。當七月九日，第一次大水到時，水位較二十二年尙高五公分，幸早承黃利會灌陝水紋站報告，得以預爲防備，員兵全體動員，晝夜巡邏，一連三晝夜，未曾稍坐臥，共發現大小漏洞十三處，經極力堵塞後，均未成患，亦云幸矣。第二次漲，在八月八日至十日，以上地段，水位皆較第一次爲高，本段則較一次低一公分，蓋臨濮瀾瀾本段，河溜因其背河低窪，而連帶刷深，溜去又速故也，十四五日，前爲向所罕見，壩壩頗受影響

卷一第

。但流量極速，正在加廂吊墊各埽，料不足用，致有十二段埽，未會加足高度。河務局長，親自奔馳督催，但料皆係買自鄉民，防汛費既未發下分文，無從購料應急，故險象百出，亦幸早日得訊，堆壓石磚麻袋。而最高水位，為時不過半日，即徒然消落八公寸，所以又得轉危為安。計此一月餘，本段搶險各埽，共用椿料四百五十餘萬斤，粗麻繩三千餘條，楮木八千餘根，卯夫兩萬餘工，兵夫尚不在內。第一次大水，漲高兩公尺三寸餘，第二次大水，漲高兩公尺二寸，秋後若再漲水，仍當勉力防範云云。

(九月六日申報)

十三

皇莊東行十數里至劉莊，即河北省黃河南岸之第一險工，龍磚楮料積如碉堡，大溜沖激堤埽，其聲轟然駭人。該段河務員工，努力防護，得未出險，精神可佩。沿堤東行二十餘里，復入魯境荷澤縣，堤上災民甚多，各杵高粱桿一株，餘無長物，僂僂堪憐，似將逃往他方，見生客至，或坐汽車者，輒異口同聲，大呼救命。避居蓆棚草舍者，尤多結羣包圍，哀乞放賑，女子纏足垂辮，借乘伸手一呼，立即羞退人後，情狀至為可憐。途間屢見以門板柳條臨時紮成之橋，迎送新婦，旗鼓裝奩全無，僅轎上偶懸紅布一方，即此輩女子之已字人者，娘家既析居蕩

產，流離失所，故將彼草草送往婆家，男家自亦多幕天席地，自顧不暇之戶，迎之既已無力，拒之更屬不可，故亦只好勉以收受成禮。嫁娶雖稱喜劇，但在災區中，娘婆兩家，均視新婦為累物，實為慘劇之反映耳。

此次董莊決口，荷澤北部六鄉四百村，悉成陸沉，災情慘重，遠過於二十二年十倍。人民溺死餓死疫癘以死者，不可數計，其有不死，率多暫避屋頂樹梢堤埽岡阜之上，無衣無食，朝不保夕。目前雖尚未死，而已與死為鄰，情慘勢迫，莫不延頸望救。該縣縣長陳亞三及秦建斌、彭占元、張映竹等，曾籌組災民收容所，或利用舊廟，或搭蓋草棚，凡屬災民，不分縣界，一律收容。截至八月中，計共收容災民兩萬五千五百六十八人，分配於九十四個收容所住宿，由十六個分處管理之。惟經收容之災民，僅當全縣災民十分之一二，此外尚有二十萬之災黎，日在餐風露宿掙扎中，雖各方慈善團體，略有捐助，政府亦予撥款，惟災區甚廣，災黎極衆，分配無多，終不免杯水車薪之嘆也。

河堤在荷澤縣境，長凡四十里，東北入鄆城境，未幾即到董莊，大堤民埝及江蘇壩上，泥屋草棚，鱗次櫛比，皆災民臨時居所。其在堤南平地之舊屋，逼近決口，初為黃水所淹，繼因口門連決六處，大溜東移，舊屋遂為泥沙所淤，深達五六尺上，有半露門

窗者，有僅見屋頂者，不能蛇行以入，偏促而居可知。由江蘇壩走至河邊，巨流滾滾，勢極駭人，河泥沙土，為迴流沖旋，微聞裂聲，旋巨塊崩墜入河，此所謂秋河淘底，為害至大也。時有帆船一艘，將渡對岸，欲觀決口水勢，並訪問鄆城災况，乃登船與渡，河面寬約三里，每渡一次，須費一小時，初沿岸逆撥，尚平穩可坐，繼掛帆縱流，滾搖動難安。大溜流勢迅急，儼如萬馬奔騰，波濤起伏甚高，船行隨與起落，忽揚波顛，忽藏浪裏。遙望岸柳，亦忽現忽隱，載客計十八人，多係菜色婦孺，舟子令各坐臥勿動，聞之心反跳躍不甯。渡過大溜，安穩如初，迨抵鄆民新築之格堤，警兵詢悉所載係災民，始准登岸而上。

格堤根寬十二丈，頂寬三丈六尺，高一丈二尺，長二百餘丈，與民埝及大堤（即金堤）交接，適如一直角三角形。黃河自董莊向東北斜流，民埝與河併行如弦邊，大堤亦自董莊東引如勾邊。七月十日黃水高漲，於午後二時許漫溢弦邊民埝，六時以後，依次衝破股邊大堤各口門，鄆城官民，星夜動員二三十萬人，兩日夜將股邊格堤趕築完成，俾洪流未直沖鄆城城區，保住一塊當全境十分之三之乾淨土。（城區在格堤東三十餘里，四周仍為大堤與民埝包圍。）現該縣縣長秦道培，警衛隊長王景漢、暨各紳首等，均在格堤蓆棚辦公，一以防護未決堤埝，一以

籌善後辦法。附近臨濮、什家、白衣、各集村未被沖去之災民，尤多聚集於此。見記者上岸，有以「員長」見呼，哀求隨便施濟者，天氣熱甚，購食西瓜，恐為蠅污，棄其剖面，旁立婦孺，即蜂擁爭食，良不忍之。擇其病者，酌施藥物，衆殆誤認施賑，遂團團圍住，警兵力為解釋，始脫圍而出。嗣訪臨縣長等，承堅留午餐，餽饌豐美，問災區哪得如此，時縣長在外對災民演講，據左右答：韓主席日昨蒞此，特備以招待，後災民包圍乞賑，韓氏不勝煩擾，旋有事於董莊，遂不復反議，今適相晤，故轉邀宴敘云云。席上雖蒙主人厚意，殷勤勸食，然哀鴻環顧於外，實難下嚙米餽也。

郭城偏居魯省西陲，瀕黃河南岸，此次黃河突在縣境董莊東之臨濮集，連決口門六處，寬達五百餘丈，現第一至第四口門，已完全淤為旱口，淤泥深達八尺。臨濮集原為一大鎮市，全鎮僅餘四大皆空之一孤廟，因建築高固，尚未漂沒，今尚半埋於淤泥沙中。第五第六兩口門，沖刷合併為一，寬二百餘丈，合一里餘，黃水正由此滔滔流出，其害不知將伊於胡底。正河地勢甚高，口門外地勢低斜，水性就下，故正河水僅餘二成，餘八成全由口門洩出。官堤以南，即口門以外，自光緒元年，迄未被水，地面低於灘地一丈有奇，是以波濤滾流如注，深淵洪水，

東奔直衝魯西十餘縣，到處一片汪洋，盡成澤國。郭城西自董莊，東至武安，（分居郭城縣境之一集）北自官堤，南至順城，湮沒地畝八千餘頃，人畜淹死者頗多，屍其中竟有全家十餘口，聯屬一繩者，或縛於牛頸，冀牛浮水帶出未果者。至於攀登樹顛，蹲立屋頂，水災處所履船隻，因係逆流，須兩三日後始得救，年事較高者，多已奄奄一息矣。總計全縣災民二十萬人，淹死二千餘人，財產損失一千八百四十餘萬元，而土地十分之八九，全為沙淤，損失尤無法估計。該縣災民收容所，計設縣城、信義集、毅林寺等九處，共收容合格災民三萬餘人，以家庭同居為原則，就指定地域，由災民自備蓆棚或草庵，作為住所。其無任何器具者，另酌予補助之，災民每人每月發給炊食費洋一元五角，由其自行炊食，所收壯年災民，須負修路守埋及一切公衆勞役之義務，此外尚分災民為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各施以識字及職業技能上之適當教育，組織尚稱完善。

黃河自七月十日決口，迄今將兩月，進行堵口，導溜歸河，當局雖屢有成議，但迄未準備實施，而滾滾黃水，傾瀉東南，流逝如彼，不我稍待。先禍魯西，城、濟甯、魚台、東平、汶上、金鄉、鄆城、荷澤、鉅野、嘉祥等十餘縣，並將蜀山、昭陽、微山、各湖灌滿，直下蘇北，既已泛濫、沛、

銅、邳四縣，近復沿中運而擴張災區。此刻即令堵口斷源，宜洩積水，已成問題。矧堵口須籌三百萬之鉅款，運備石料，更須三四月之時期，已大有措手不及之情勢；若仍聽其源源而來，露天巨流，固不能限其專在魯西蘇北，竟作飽和狀態，則黃河改道入海，勢所難免。度其趨勢，頗有中運轉六塘河入海之可能，行見步步擴大之災區，誠不堪設想者矣。

成災原因，七月初上游連日大雨，河水流最驟增，下游河底，較去歲淤高在一公尺以上，水位又已超過往歲之紀錄，在半公尺至一公尺之間，此為天時上之災因。至於人事上，黃河水利委員會出資一百五十萬元，以作各省大堤加高培厚之費，朱口至董莊一段，特撥款十萬元，由山東河務局長張連甲負責。顧豫冀堤工，都已完成，而朱口至董莊一段，獨未竣工，遂至出險，民堤初漫，大堤繼潰，以及口門東五里王譚大堤出險，人民懇請搶救，張連甲均藉口水大溜急，工料兩缺規避不前。王譚險工，因城區人民，以有生命財產直接利害關係，自行以全力奮勇搶護，得以脫險，其他劃歸人民防護之民堤，皆無潰決之虞，故各縣災民，頗不滿於張氏云。（九月九日申報）

十四

由董莊整返開封，沿堤道先經朱口，該處爲山東第二險工，黃河大溜，來自西北，一經衝撞大堤，峯然復折而東，堤防險象，朝不保夕。幸各方懷於董莊巨禍，督察搶護，堤工亦知職責攸關，特告奮勇，卒能轉危爲安，而奏「人定勝天」之凱歌。入冀境過董莊，防堤空氣之緊張，仍與來時所見無異。西行河面漸寬，大溜中流，波濤洶湧，兩旁流勢緩和，浪小如鱗，近岸處更無波紋，水色亦異，紅堤綠柳，倒影畢現。然黃河水流，幻譎無常，蔚藍反映水面，平如明鏡，而堤底每爲暗流洶虛，難防甚於鼠洞蟻穴。俗云「黃河之水天上來」，即指此類防不勝防之現象也。後入豫省，岸柳茂密，河寬流遠，不復見水。堤防高厚，險處且改石工，歷年修護，根基益增鞏固，今秋防護工程，實較魯冀便於着手。惟河牀較平地甚高，終非他日之幸事。斜貫開封、陳留、杞縣、睢縣、等地之惠濟河，水源不足，建廳於二十一年，特購虹吸管八付，擬分裝於柳園口及黑崗口，引黃河之水，以助其源，此即利用河高地低之理，藉收水利之效。柳園口（在開封城北三四十里）虹吸管，已於去冬裝成二付，出水頗爲順利，餘六付若均裝置齊備，引出之水，於水潭澄清後，流入惠濟河，倘能灌田二十萬畝，黃河流量，藉以減少，倘擴充下游各地，利益不可限量也。

蘭封站距縣城二里，城區地勢，低於黃河，而黃河故道，又緊靠城垣，每值汛期，極慮出險，有汽車道，西通開封，東北通考城，由三義集至黃河口，亦通汽車。出產以花生爲大宗，年輸上海青島約萬噸，東西各站，均以產花生名。內黃站以內黃集得名，屬杞縣，該集古爲外黃縣，項羽攻不速下，怒欲坑其民，舍人兒年十三，說項得免。邑人懷其德，立舍人兒祀祠之，今尙在焉。民權縣舊爲李霸集，屬睢縣，民十七始劃立新縣。城距車站七里，今已漸臻繁盛。柳河屬寧陵縣，出產豐饒，年輸小麥黃豆雜糧至豫西各縣，花生瓜子至上海等地，各約一千餘噸，尙有毛硝土碱及木板，亦運銷鐵路東西各地，年在數百噸不等。車站東北距黃莊口門，長二百里，聞塔口委會將借用膠濟路舊軌料，由此鋪達董莊，以便運輸石料，從事堵口，先由兩岸築壩進占，後由中間拋石全龍，此爲捷徑，法尤至得，其速見諸實行，勿再遷延是幸。

東行再歷楊集站，即入江蘇揚山縣城，在車站西南三里，城南五十里有揚山，縣以此得名，今屬河南永城縣。有陳曉墓及梁孝王墓，境內桑田綿綿，觸處成蔭，與豫省遍地高粱棉花，景色迥然不同。董莊決口不堵，黃水南侵蘇北，沛豐兩縣成災，揚山漸已波及，前途休咎，殊可慮也。出產有小麥、黃豆、揚山梨、黃花菜等，年輸津滬各埠，

總計二萬餘噸。今秋雖受黃水威脅，但境內久未得雨，作物萎黃，獨呈旱象，車過郝寨，將抵銅山，中午落雨，天氣頓涼。

徐州下車，適見肩鋤握鋤，數約一連之軍隊，由站上天橋，急走而過，其後並有民伏二三十，兩兩扛抬麻袋以隨行，步履攢地作警，神情倍形緊張，目的何在，不問可知。卸裝於花園飯店，旋赴青蓮閣澡堂沐浴，各座喧聲聒耳，多以防災情形爲談資。有責魯省疏忽潰堤，堵口復又遷延者，有悔蘇北築堤少效，主張急應代謀黃水出路者，羣情惶怖，長吁短嘆，徐屬水災程度如何，亦可想像得其輪廓矣。澡堂壁貼營業改進傳單，略謂值茲社會經濟難窘，提倡新生活之際，爲發展營業，並謀雇客節約計，特減低定價，並不收小賬云云。佈置整潔，定價誠屬不貴，試給小賬，果然謹謝不收。無怪徐州百業蕭條，該開獨呈生氣，同業有效鑿者，以未澈底更失敗。俗謂「賺五分利者餓煞，賺三分利者大飽。」實爲今日避重就輕之市場中，操奇制勝之生意經也。

（九月十一日申報）

各省災情彙報

福建省

風災之外復遭水災 災民達十餘萬人

七月下旬以來，閩省全省三次風災，閩南各地三次風災之外，又兼三度水災，漳泉各縣災禍之烈，爲數十年來所未見。就中尤以南安、安溪、惠安、同安、龍溪等縣災情爲最重，現時各縣災民統計至少在十餘萬人以上，閩南各縣已成公路路面被水損壞，修理費須達二十餘萬元，其餘建築物、樹木、田禾、果實、船隻、及人民生命之損失，眼前雖尙無精確統計，要之物質損失當在五千萬元以上。

茲將災情較重各縣狀況，簡述如下：

晉江縣 此次水災爲百餘年來所未見。城內被水區域達十分之八，倒塌房屋數百間，近郊各鄉房屋倒塌者二三百間，合全縣屋

城鄉房屋計之，倒塌當達萬間，滿目皆爲瓦礫場。人民被水溺斃，及被塌屋壓斃者，計四五百人，漁船失蹤者六七十艘，災民無家可歸者已達二萬人。災後該縣各界即組織水災臨時救濟委員會，據救濟會統計，全縣損失在千萬元以上。該會已分頭募捐籌賑，並設收容所收容無家可歸之災民。（現所收容者多屬近城災民，四鄉災民尙無地可容。）

晉江旅廈及旅居南洋各地之同鄉，聞桑梓巨災，亦已分頭募捐救濟。第三區綏靖司令官李延年，決築堤以防下次水患，已令黨政軍各機關各派代表會同勸募，擬重築已廢城垣，並新築高堤相聯接，以防水患，約需經費四十萬元，正在籌措中。延年李並電蔣鼎文請放漳米，以救濟災後民食。

同安縣 此次水災爲民國以來最巨之災，城內均成澤國，最深者水達丈餘。城內倒房十餘座，死傷十餘人，城外各鄉災情尤重，共約塌屋五百間，災民二三千人。東區各鄉損失尤重，僅該區一帶已損失五六十萬元，全縣損失約三四百萬元。

安溪縣 此次水災損失最巨，如官橋、會郁、廣莊、蓮美四鄉倒屋百餘座，死者七

十餘人，參內鄉倒七十餘座，死三十餘人，尾寮剩三座外，餘全倒。員潭鄉餘二座餘全倒，上場鄉餘二座餘全倒，魁美鄉餘魁美學校外餘全倒。魁斗街房屋全倒，總計全縣約倒屋二千餘間，死者達二百人，損失五六百萬元。縣府召集清鄉善後委員會各委員開會討論結果，已決由全縣公務員捐薪賑濟，並分向海外華僑及本縣殷富募捐救濟。

南安縣 此次水災，如白葉鄉僅存平屋一座及樓屋二座，園尾、墩坂、王田等鄉，房屋大半塌陷，墩頂、崙後、苦蒼三鄉各倒屋百餘間，陳佩玉團長新建大廈，亦全部倒塌，城內倒屋數間，城外黃石頭仰水深竟達四丈餘。一數百年樟樹樹身須八人合抱，亦被任流連根衝倒，其勢之猛可以想見。統計該縣東西兩溪，沿岸七十餘里，及城內外各地倒塌房屋約二千餘座，死者一二百人，損失六七百萬元。難民避居縣黨部一處者已達六七百人，該縣各界已組織救濟水災委員會請黃奔住楊孔鷲等担任名譽副委員長，分頭設法募捐賑濟。

惠安縣 風雨爲災，招惠廟千年古樹，爲宋蔡襄手植，被連根拔倒。全縣房屋倒塌者數百間，死傷百餘人，民船沉毀數百艘，共計損失約三四百萬元，災民千餘人。

永春縣 縣府新建會客室，及承審員住房均塌陷，幸縣長睡中聞風逃出未罹於難。

全縣約共倒房八九十間，碉堡校舍損失特巨，（因該縣民屋建築多甚鞏固）人命損失尚少，樹木果實田禾等損失甚巨，龍溪縣方面倒場房屋七八十座，死傷一二十人，柑橘、水仙花、禾苗及其他農作物，多被水浸爛，損失百餘萬元。

至莆田仙遊方面風災較水災損失為巨，該兩縣為盛產果實之地，合計損失達百餘萬元。仙遊屬之蓋尾及郊尾各處，與莆田之西北山間，房屬被山洪毀者甚多。住民衝入急流斃命者數百人，屍身逐波而下，間有掛於樹梢者為狀極慘。

雲南省

農田淹沒秋收無望 鴻遍野待賑孔亟

晉寧東南倚山，西北平原，柴河橫貫境內，為縣境幹流，向北注入滇池。八月十七十八兩日夜傾盆大雨，連綿不已，洪水暴發，柴河不能容納，泛濫兩岸，及於山脚第四區之六街鎮上，水深三尺，棚子沖倒。自此以下，沿河村落及農田，全被淹沒，沖毀房屋無數。七鎮區公所之辦公房，亦被沖毀，奔騰澎湃，有如千軍萬馬之吶喊。兩岸居民，胆戰心驚，無所措，近四通橋之新莊村，沖塌房屋十數所，河堤大半為水隔落，寺後潰決一口約十數丈，以致西城外甸永一帶

崇安縣 城垣崩陷百餘丈，房屋塌陷數百間，橋樑衝毀數十座，田園淹沒萬餘畝，北鄉吳屯一帶災民餓死者三十餘萬人。

此外全省各縣皆受風災、水災亦居大半，龍巖及松溪，政和各縣之鼠疫，盛行已數月，眼前疫氣尚未殺。今日之閩省，可謂百孔千瘡，至被水衝壞之福泉公路，泉永公路漳龍公路、泉漳公路以損壞過巨，眼前尚未修復，建設廳已分飭各路工程處努力加工，以期早日恢復交通。（八月十九日天津益世報）

約萬畝良田，竟成澤國。現正派伙堵塞，每日不下千餘名，尚未合口。北門外汽車路之民力橋，難以宣洩，竟沖斷車路四五丈，淤泥甚深。向為第一二區及毗連呈貢境之洩水河，因水勢澎湃，適當平原，約數萬畝田地，一片汪洋，直達昆池，以及於呈貢之安江一帶，目不忍睹。第二區自方家營以下，淹沒村落達二十餘，均漂泊水中，沖倒房屋不下數十所，被屋倒壓斃之人，亦居多，傷斃若干，尚無確數。九月五日有死屍三具漂至三接橋，一為年約二十歲之婦，身背一歲男

孩，一為三十左右之壯年，尚無人招領。刻正以小舟營救及搬移家具，城鄉交通均已斷絕。約計此次被災田畝，全境均已波及，不下七八萬畝，居全縣田地三分之二強。禾苗大部含苞或已出，穗多被淹沒，不但秋收無望，目前生活均成問題。災情之重，空前未有，受災難民，哀鴻遍野，嗷嗷待哺，見者無不寒心，尚望政府及各慈善團體仁人君子慨解仁囊，以資賑濟云。

玉溪 玉溪為滇省第一繁盛區域，烟戶之多，商業之盛，實為他處所不及。風俗醇美，民性誠樸，而耐勞尤其餘事。凡入其境，即聞機聲軋軋，故該處之人，均多以耕織為事。每年產米產布，為數甚巨。本年入夏以來，初因亢旱，栽插不免稍遲，已屬憾事，而八月十七十八等日，又因連日陰雨，晝夜不息，大小河流均皆暴漲，水勢湍急，河堤潰岸。以致玉溪河落大箐河龍池河等處，均皆決口，河水橫流，汎濫成災。已栽田畝，淹沒甚多，所幸玉溪河地居下游，積水易洩，如日內晴霽，災區或不致擴大。

激江 激江距省不遠，夙稱繁盛，且為產米區域，出量極豐，故民間多以務農為生。今夏雖先遭亢旱，近日幸雨水調勻，禾苗頗旺，不料八月十八日下晚起，即滿天黑雲，俄頃傾盆大雨，似瓢潑下，終夜不息。至次日夜間十二時方稍晴霽，以致山澤暴發，

河流大漲，不惟城外田畝變成一片汪洋，即城中低窪之處，盡屬澤國，市街通衢，亦水深及踝。又由十九日以後，雨量仍多，斷續不止，每天大雨不下五六次，小雨則連綿不絕。距城五里之維西鎮，因附近大河水勢太

山東省

八百餘萬耕地被淹 水勢續漲災情更慘

魯西濟寧、嘉祥、鉅野、鄆城、甄城、荷澤、東平、汶上、金鄉、魚台十縣，共有面積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畝，（純係耕地）各縣人口共三百六十萬零一千一百零五人。此次被淹面積八百十五萬四千零三十一畝，（純係耕地）被淹村莊六千三百四十一村，災民總數二百二十九萬二千五百八十九人，財產損失數目九千八百一十四萬五千一百三十六元。就中以甄城、鉅野、嘉祥、東平、魚台、等縣災情最重。茲將各縣被災統計，紀錄如次：

民兩萬餘人。

嘉祥 全縣面積，五十萬零四千四百一十畝，全縣人口，十四萬五千一百八十五人，無河堤。被災面積四十六萬七千九百三十一畝，三百二十四村，災民十三萬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財產損失，三百二十六萬零六百五十一元。最重災區，趙王河洙水河之間二百餘村。

鉅野 全縣面積，二百四十萬零九千零六十一畝，全縣人口，三十五萬四千九百九十三人，無河堤。被災面積，一百三十六萬九千一百四十畝，一千七百餘村，災民三十萬餘人，財產損失，二千二百八十五萬元。最重災區，縣境北部康集至縣城六百餘村。

鄆城 全縣面積，一百八十萬零九千九百一十畝，全縣人口，四十八萬九千六百五十四人，黃河堤六十里。被災面積，一百零

五萬八千餘畝，六百八十六村，災民三十三萬餘人，財產損失，二十二萬餘元。最重災區，南部王老虎村附近三百餘村。

甄城 全縣面積，八十三萬五千四百一十二畝，全縣人口，二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黃河堤七十里，黃河民埝七十里。被災面積，六十萬畝，七百餘村，災民十九萬餘人，財產損失，一千八百四十萬元。最重災區，大堤以南臨濮集等四百餘村。（該縣因地近口門，逃運不及，一切財物，俱付東流，故損失特重，而土地十分之八九為泥沙，損失尤鉅，未在本統計之內。）

荷澤 全縣面積，一百四十萬零一千二百一十四畝，全縣人口，四十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三人，黃河堤四十里。被災面積，七十四萬一千一百零六畝，三百九十四村，災民二十二萬零七百八十三人，損失財產，三百一十萬零四千八百九十元。最重災區，七里河以北閻什口等二百餘村。

東平 全縣面積，一百二十四萬三千五百二十畝，全縣人口，四十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五人，黃河堤二十里，大小清河堤各五十里。被災面積，七十七萬三千八百五十四畝，五百三十村。災民二十八萬六千七百四十三人，財產損失，一千一百八十五萬三千五百九十二元。最重災區，西南部安山一帶三百餘村。

汶上 全縣面積，一百四十萬畝，全縣

濟甯 全縣面積，二百零五萬六千二百十六畝，全縣人口，五十七萬八千二百人，運河堤一百里。被災面積約一百四十萬畝，五百餘村莊，被災人口約四十萬人，財產損失約五百餘萬元。被災最重者，為西南部王貴屯等三百餘村，現已設立收容所，臨時醫院，災民運送處，盡力救濟，並運往各縣災

人口，四十二萬一千零四十四人，汝河堤九十里。被災面積，七十八萬四千畝，三百餘村，災民十四萬五千七百人，財產損失，三百二十八萬八千元。最重災區，門關集等一百餘村。

四人，南陽湖堤一百二十里。被災面積，七十四萬畝，一千一百餘村，災民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人，財產損失，七百一十八萬八千元。最重災區，馬坑等五百餘村。

(附註)一、本年雨水情形，春間夏初

金鄉 全縣面積，九十三萬六千八百五十一畝，全縣人口，二十六萬六千八百一十二人，無河堤。被災面積，二十餘萬畝，一百零七村，災民六萬七千餘人，財產損失，一百二十餘萬元。最重災區，東北部棉壩堆等五十餘村。

魚台 全縣面積，八十六萬九千二百四十二畝，全縣人口，二十一萬五千八百七十

，各縣均旱，入伏大雨連綿。二、各縣救濟情形，均設有收容所，並將災民運至濟寧，再分往各縣安置，或直送泰安濟南等處。三、現時各縣，仍有災民在水中屋上山頂等處，約計每縣不下五萬人，不但無衣無食，即覓一方乾土立足，亦不可能。四、上述調查，係在八月十日前者，現水勢又暴漲，災情較前更慘。(八月廿五日申報)

湖北省

罹災區域五十一縣 被災人口七百餘萬

湖北五十一縣市，水災面積。計蒲圻一六五·九三平方公里，(以下均以方公里計算)被災人口一八、七五〇人。武昌二六·九四里，被災四八、二九三人。漢陽二·〇八四·〇六里，被災五〇一、〇三二人。嘉魚一三九·三五里，被災一六、一六五人。通城一一一·二〇里，被災一七、六八一人。崇陽一九四·九五里，被災一九、三二五人。陽新四四三·七六里，被災六四、三五八人。蕪春二九一·二八里，被災五七、三八二人。浠水二一五·九二里，被災五三、五

八二人。黃梅一二一·八九里，被災一七、二八人。廣濟八八·二三里，被災二九、五五七人。黃岡二九一·三七里，被災五四九、五九一人。黃陂一、二〇〇·九三里。被災一三六、六七六人。孝感一、〇五七·八〇里，被災二一九、五六〇人。雲夢三七七·五五里，被災一〇一、三八九人。應城五四三、七五里，被災一四四、六三八人。天門二、一六三·一二里，被災三八七、四二二人。漢川一·四九〇·〇八里，被災三八七、四

五七、〇七〇人。京山一、三四六·八〇里，被災一六八、三五〇人。鍾祥三、一二七·七二里，被災二九四、〇〇五人。潛江七五七·九〇里，被災二〇五、三九一人。江陵二八一·四〇里，被災五〇六、九七七人。荊門七三八·三〇里，被災一〇二·六二四人。監利一、二八七·四五里，被災二〇、一五四人。石首一、三七九·一六里，被災二三五、八三六人。公安一、三五五·六〇里，被災二七九、二五四人。枝江三三一·二〇里，被災一五七、〇二九人。松滋一、〇六〇·三〇里，被災四〇〇、一四一人。襄陽二、五〇〇·八八里，被災四〇〇、一四一人。宜城一、一〇一·二八里，被災一四八、六七三人。光化四八四·三〇里，被災一一四、六七三人。穀城一、一八〇·二五里，被災一七五、八五七人。宜昌三四四·八四里，被災四一、七二六人。遠安五〇·四五里，被災一四、一八七人。當陽二六二·四一里，被災三九、三六二人。宜都一、〇二七·八一里，被災一六三、四二二人。興山五八二·五〇里，被災二七、九六〇人。秭歸六五六·九三里，被災六八、九七八人。五峯二六七·〇〇里，被災八〇、六三四人。長陽三二八·八〇里，被災二二、六七四人。恩施四九九·〇一里，被災三〇、九三九人。鶴峯四六七·一一五里

湖南省

江水汎濫田畝盡淹 受災最重者十五縣

被災一二、八二二人。未風二一二、四八里，被災一一、六八六八。鄧縣三、一五三六三里，被災二〇四、九八六八。均縣一、一〇七、二四里，被災八一、九三六八。鄧西七三七、三四里，被災三二、一一八八。房縣一四九、五四里，被災一八、二〇一二人。(八月十八日天津益世報)

竹山四三一、一四里，被災二〇、七〇〇、五六九畝，四、潰堤數三九堤，五、被潰田畝二三七、〇〇〇畝，全縣人口數四八四、二七〇人，七、被災人口數一六九、四〇〇人，八、待賑人口數一三五、〇〇〇人，九、淹斃人口一二〇人，十、稻穀損失數一、六三七、八四五石，十一、房屋器皿牲畜及其他損失九八、〇〇〇元。

湘省本年水災，被災縣份共計卅七縣，內中受災最重者有十五縣，即益陽、常德、岳陽、沅江、漢壽、南縣、澧縣、湘陰、安鄉、華容、臨湘、慈利、石門、臨澧、平江等。其他如湘鄉、湘潭、瀏陽、長沙、寧鄉、祁陽、衡山、衡陽、桑植、安仁、邵陽、新化、大庸、寧遠、常寧、通道、安化、麻陽、溆浦、鳳凰、桃源、沅陵等二十二縣，均有一部份地區遭受水災，惟損失不多，尚無重大關係。至受災最重之益陽等十五縣，其各種損失狀況，刻已經本省水災救濟總會調查完竣，作成有系統之報告，彙呈中央察核。茲特照錄如下，以爲關心湘災者告。

益陽 一、全縣田畝數八四七、四四四畝，二、潰堤數一四〇堤，三、潰堤田畝數四二九、九七四畝，四、潰堤數一五堤，五、被潰田畝三九、七九畝，六、全縣人口數八二一、七七一七人，七、被災人口數二八、七〇〇人，八、待賑人口數二九五、〇〇〇人，九、淹斃人口一三七七人，十、稻穀損失數二、三四八、七七〇石，十一、房屋器皿牲畜及其他損失一、一七四、〇〇〇元。

常德 一、全縣田畝數八二四、五〇〇畝，二、潰堤數一六堤，三、潰堤縣畝數三三〇、〇〇〇畝，四、潰堤數二七堤，五、被潰田畝七〇、〇〇〇畝，全縣人口數六八六、七七〇人，七、被災人口數四九二、〇〇〇人，八、待賑人口數三七七、〇〇〇人，九、淹斃人口七三二人，十、稻穀損失數二、〇〇〇、〇〇〇石，十一、房屋器皿牲畜及其他損失一、〇九八、〇〇〇元。

岳陽 一、全縣四畝數七五五、四一八畝，二、潰堤數二一堤，三、潰堤田畝數九〇〇、五六九畝，四、潰堤數三九堤，五、被潰田畝二三七、〇〇〇畝，全縣人口數四八四、二七〇人，七、被災人口數一六九、四〇〇人，八、待賑人口數一三五、〇〇〇人，九、淹斃人口一二〇人，十、稻穀損失數一、六三七、八四五石，十一、房屋器皿牲畜及其他損失九八、〇〇〇元。

沅江 一、全縣田畝數七九五、四一八畝，二、潰堤數一二三堤，三、潰堤田畝數三五九、八一四畝，四、潰堤數三六堤，五、被潰田畝三三五、六〇四畝，六、全縣人口數三〇三、一二四人，七、被災人口數二二、二〇〇人，八、待賑人口數二〇八、〇〇〇人，九、淹斃人口一、〇五二人，十、稻穀損失數三、四七七、〇九〇石，十一、房屋器皿牲畜及其他損失一、三九一、〇〇〇元。

漢壽 一、全縣田畝數九〇〇、〇〇〇畝，二、潰堤數三〇五堤，三、潰堤田畝數六〇〇、〇〇〇畝，四、潰堤數一五堤，五、被潰田畝一五〇、〇〇〇畝。六、全縣人口數四一八、八三四人，七、被災人口數三一三、二〇〇人，八、待賑人口數二八八、〇〇〇人。九、淹斃人口二七、〇〇〇人。十、稻穀損失數三七五、〇〇〇石。十一、房屋器皿牲畜及其他損失一、八七五、〇〇〇元。

南縣 一、全縣田畝數六六七、九八六〇〇人，八、待賑人口數四五、四八〇人，二、潰堤數五〇堤，三、潰堤田數二六九、七四四畝，四、潰堤數三四堤，五、被潰田畝一六〇、五九二畝。六、全縣人口數四一七、九七一，七、被災人口數二九一、七〇〇人，八、待賑人口數二六五、〇〇〇人，九、淹斃人口一〇六人，十、稻穀損失數二、一五一、八三〇石，十一、房屋器皿牲畜及其他損失一、〇七六、〇〇〇元。

湘陰 一、全縣田畝數九一二、五〇〇畝，二、潰堤數七堤，三、潰堤田畝數一八九、〇一〇畝，四、潰堤數六二堤，五、被潰田畝三四八、四〇一畝，六、全縣人口數七一九、九三四人，七、被災人口數四五八、六七〇人，八、待賑人口數四二六、五〇〇人，九、淹斃人口數七三人，十、稻穀損失數二、六八七、〇五五石，十二、房屋器皿牲畜及其他損失九四四、〇〇〇元。

（八月廿六日北平晨報）

河南省

山洪暴發河流漫溢 二百餘萬災民待賑

豫省水災統計豫省自七月以來，陰雨連綿，山洪暴發，全境河流漫溢，各地均遭水災。共計被災者五十一縣，內重災者三十五縣，災區達六十餘萬方里，農田被淹兩千餘萬畝，損失四千餘萬元，災民達二百餘萬之多。

豫西 偃師被災面積九〇〇方里，死亡二七四口，淹地一五七、三〇一畝，損失四、三三七元，淹場房屋四〇、一四〇間，被災戶四、三二七戶，待賑人數一二、〇〇七人，嵩縣被災面積一〇、三七〇方里，死亡四七口，淹地六二、七五七畝，損失一八二、三二〇元，淹場房屋二、六九七間，待賑人數一一三、四七三人。洛陽被災面積二二九方里，淹地五二、八八一畝，損失四三三、三五〇元，淹場房屋二三〇間，待賑人數五五、四〇〇人。宜陽被災面積六〇方里，死亡一〇口，淹地六、七七〇畝，損失七七、〇〇五元，淹場房屋七八〇間，被災一、〇〇〇戶，待賑人數一三、〇〇〇人。

豫南 新野被災面積五五八、四四八方里，死亡一七六口，淹地五〇二、二二九畝，損失二、三〇四、九九五元，淹場房屋一三〇、七九八間，待賑人數六六、九二人。浙川淹地一、〇〇〇畝，死亡二六口，淹場房屋二、〇〇〇間，被災五〇〇戶。南陽損地一八四、〇三五畝，死亡一〇口，縣場房屋數百間，損失八二、九九九元，待賑人數三三、二八五人。南合被災面積二四、八五〇方里，死亡一二人，淹地七六、八三五畝，損失一三、一八〇元，淹場房屋一二、六七一間，被災戶一四、三〇三戶，待賑人數八二、九三三人。汝南被災面積一、八八九方里，死亡九口，淹地八六六、九六〇畝，損失四、二九三、八〇〇元，淹場房屋二、五七四間，待賑人數二〇〇、〇八〇人。內

鄉被災面積四五〇方里，死亡八九九口，淹地二一、五六九畝，損失一、三七六、五三〇元，淹場房屋二五、二七九間，被災一六、八七八戶，待賑人數四〇、五三〇人。鄧縣被災面積六九五方里，死亡二、〇〇〇口，損失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待賑人數一〇〇〇、〇〇〇人。鎮平被災面積六四方里，死亡一三口，淹地三四、六四〇畝，淹場房屋三〇、二五五間，損失七〇四、六三四元，被災二〇、〇〇〇戶待賑人數三〇、〇〇〇人。商水面積一、七七三方里，死亡九口，淹地三五九、三三四畝，淹場房屋三、五九九間，損失七〇〇、〇〇〇元，被災二五、三〇三戶，待賑人數一三九、一七五畝，淹場房屋七、三八七間，損失二五四、五〇〇元，被災二一、六四九戶，待賑人數一二〇，一七六人。遂平被災面積二九〇方里，死亡二六口，淹地一五八，九五七畝，淹場房屋二八、三〇八間，損失一一一、八一五元，被災一二、四一一戶，待賑人數五七，二八四人。正陽被災面積三，〇〇〇方里，死亡一、〇〇一人，損失五一〇、〇〇〇元，待賑人數九〇，〇〇〇人。

豫東 蘭封被災面積六〇〇方里，死亡二口，淹地一三四、〇〇〇畝，損失一、四〇〇、〇〇〇元，被災二、四〇〇戶，待賑人數一六、〇〇〇人，陳留被災面積三五七方里，淹地一九、二三〇、三〇〇畝，淹場房屋一、六七二間，損失一八四、四〇〇元，被災六、八二四戶，待賑人數三、五六九人。淮陽被災面積一、四四〇方里，死亡三口，淹地六六、〇〇畝，淹場房屋七〇〇間，損失四〇〇、〇〇〇元，被災一五、〇〇〇戶，待賑人數八〇、〇〇〇人。西華被災面積一、四一〇方里，死亡二八口，淹地五三五，六五二畝，淹場房屋四、八八五間，損失六〇六、三九四元，被災三七、六九七戶，待賑人數一四六、八九四人。項城被災面積八九〇方里，死亡三二口，損失二一九、二四〇元，待賑人數一六、二五二人。鄆陵被災面積九七〇方里，死亡二口，淹地一八、四七〇畝，淹場房屋三、〇〇〇間，損失三七、五八〇元，被災六、六三五戶，待賑人數五、五〇〇人。

豫北 滑縣被災面積五、〇〇〇方里，死亡甚多，淹地一八〇、〇〇〇畝，淹場房屋九、〇〇〇間，損失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被災五〇、〇〇〇戶，待賑人數二八〇，〇〇〇人，封邱被災面積二二二方里，死亡六六口，淹地一二〇、一六八畝，淹場房屋一四、八九二間，損失五、四四一、六〇〇元，被災七、二三〇戶，待賑人數四二，六八一人。臨漳被災面積六〇〇方里，死亡三〇口，損失三二五、〇〇〇元，待賑人數四五、六三〇人。湯陰被災面積三八六方里，死亡二三口，淹地一四二、八五一畝，淹場房屋五、三八四間，損失八七六、五二八元，被災一二、九八二戶，待賑人數九六，七四八人。沁陽淹地二二三、五五八畝，損失三九六、五一九元，待賑人數九二、一五五人。博愛第四區完全淹沒，淹地三〇、〇〇〇畝，損失一五〇、〇〇〇。

豫中 鄆城被災面積一、二五七方里，死亡一〇二口，淹地六八，五二畝，淹場房屋四四、五〇九間，損失二、八二三、五七一元，被災六九、八一五戶，待賑人數三一〇、五六〇人。臨潁被災面積一、〇〇〇方里，死亡四人，淹場房屋一、〇〇〇間。鄭縣被災面積四〇〇方里，淹場房屋八〇間，被災二二村，待賑人數二〇，〇〇〇人。汜水被災面積二六方里，淹地四〇、〇〇畝，損失五〇〇、〇〇〇元，待賑人數一〇〇，〇〇〇人。襄城被災面積一、二四方里，死亡一三六口，淹地三四一，二八一畝，淹場房屋一四、三一〇間，被災二七、一二戶，待賑人數一七八、四七三人。（八月廿六日大公報）

綏遠省

潰決電文雪片飛來 情勢嚴重已達極點

綏境黃河，近年河身北移，防範不易，以致連年水患迭乘，幾演空前之大患。綏省水利當局，對此深以為憂，曾積極設計防範。上年雖有修挖河套黃河各支流渠道，及黃河兩岸加背之舉，奈因財力綿薄，於事無補。今春建設廳長馮驥，七十師長兼綏區屯墾代督辦王靖國二氏，本治標莫如治本之旨，以私人名義，向各銀行借款八萬元，從事疏挖河套永濟、永剛、通濟、丰濟各渠，以期支流退水暢利，減免幹流潰決；並組水利整委會及工程委員會，以主其事。該會於三月間成立後，當即着手勘測，四月即分頭動工。其初因河水尚未解凍，一切工作尚極順利，工程進展，亦頗迅速。迨入夏後，河水大開，上游解凍之水，夾泥沙而下，因河身被歷年流沙淤塞，河床過高，宣洩不利，致洶湧之汛水，倒流於甫經修理之支流各渠道內，一時幹支各流，及未經修竣之堤河背，紛紛均告沖潰。幸經當局事前已有準備，由軍民人等竭力搶護，災情未致擴大。綏省因氣候關係，向例每屆秋季汛泛較夏季更甚，故入秋以來，沿河各縣局，如托克托、薩拉齊、包頭、安北、五原、臨河、汛泛極為嚴重，各地之防汛工作，雖經官民軍團協力維

護，終因財力所限，亦均防不勝防。省府主席傅作義，為防患未然計，前曾分電行政院，內政部賑務會，請求撥款五萬元，以資防禦。八月二十二日傅氏接奉孔祥熙復電謂：已交財部賑會籌辦，唯何時方可撥到，尚未可知。本週來各縣黃河幹支各流，紛告決口，各縣之報告潰決及搶險電文逐日如雪片飛來，情勢嚴重，已達極點。茲將連日各地潰決經過及搶險情形，探誌於次：

托縣 托縣境內黃河，連日水位激增，於本月十九日聚魁店圪梁填口，決口兩丈餘，附近田禾盡被淹沒。該縣縣長孫克信，一面親率民夫三百餘名，星夜搶堵，一面聯絡准噶爾旗官民修復民利渠背，以防意外。唯購置米糧及繩索棧袋等物，需款甚鉅，特電准建廳撥款五百元，以備應用，如水位不再增加，可望無虞。

薩縣 薩縣鄆四營黃河十六日突漲三寸，全市外險，均告危急。當夜十時該段西南隅決口三丈，十二時西金家壩堵一帶決口三處，一為兩丈餘，一為丈餘，一為三丈餘。幸壩底外高，搶護尚易，經官民協力搶堵，次日即均合壘。同時二道拐，六合鄉，小把拉蓋，及民牛渠開口，因河水漫溢，均倒灌各該渠內，水勢洶湧，異常危急，水位之高，過於往昔，且黃河已向北移，並將開口上下所築之石碼頭，沖刷大半。十七日大渠以

南之各支渠均告危急，五聖公、后稷社、范虎營等處，先後均經出險，其以前所修之外壩九十里，尚未發生危險。該縣縣長陳應道，對搶護工作，已分七段進行：計第一段為高家壩且，第二段為鄆四壩堵，第三段為銀匠窰子外壩，此三段刻已搶修以緒。其餘之四段，正由陳縣長親率民夫星夜搶護中，唯黃河之水，節節北移，形勢異常險惡，恐將演成大患。

包頭 包頭地臨黃河，每年遭受水災極鉅，日前一度暴漲，水位高出水面五尺。該縣二三四各區鄉村淹沒二十餘里，災情奇重，連日經官民竭力搶險，刻下已告穩定。據該縣縣長王慶恩電告，南海子附近河水，降落二尺，情勢似已轉好。

五原 十四日黃水暴漲，河西公布營子以東，新城以西，一片汪洋，所有該段新築汽車路，亦完全被水淹沒。担任築路之王靖國部四零七團第一營，均於十五日上午停工，調回公布營子，張順營子，及新村三村，幫助人民築壩。卒因水勢洶湧搶堵無濟，現已陷於水國中。

臨河 黃河水位陡漲後，該縣受災尤甚，黃河支流之永剛等渠，先後潰決後，沿河渠之地，一片汪洋，盡成澤國田禾淹沒殆盡，所幸二喜渡口，及五大股兩處決口處，業經先後修復，正在增築壘口渠背工程中。西門外大橋東碼頭險工，經軍民合力搶護，現亦平穩無虞，惟當局以秋汛正值嚴重時期，連日對防汛工作，異常注重，除一面督飭各地軍民長官，嚴密防範外，並擬籌撥鉅款，以應急需。頃據水利當局某君談，一週內各縣黃水如不激增，本年即可脫離危險云云。（八月廿五日天津益世報）

一周間之紗花（九月二日—七日）

陳濟成

本周紗花市勢，低昂莫測，良以市場成交鮮少，雙方均心存觀望，即有軒輊，亦全為數額關係而定榮辱也。

棉紗一週初以美棉趨勢不佳，一角關口有敲破之慮，大阪三品紗步向下墮；加之中秋節關迫近，商業習慣上例有一度結束，銀行又有停閉者。交易減少，市場顯衰落之象，乏振奮之氣；惟存底漸見減縮，廠方多數尚未恢復工作，產量仍稀，空頭活動抵補，極面較緊。旋以日紗售價較華紗為廉，走銷又獨健，人心怠懈；而同時通貨膨脹之謠復盛，現紗銷路活躍，市面倏漲倏落，大勢乃不脫盤旋之局。周末銀行套出押款棉紗四千餘件，於若市場情勢突轉衰頹，前途實未許樂觀也。

棉花一週初大氣良好，新棉發育健全，美棉第二次估計量或須增加，滬埠寧波姚花來源日湧，市勢遂趨軟化。旋以鄭州陝西棉區降雨甚大，目前新棉正在含苞開放之際，天時乍晴乍雨，人心帶憂；又以紙幣問題，舊事重提，於是買風奇熾。周末因天氣放晴，各路新棉上市，來源有護擠之訊，執貨者活動套售，市況乃轉入萎頓矣。

本周紗交二十支金雞標準紗共成交十二萬四千另一包，較上周多一千九百五十包。最高價為九月期之一百七十一元四角，較上周高峯漲九分；最低價為十月期之一百六十七元，較上周低峯漲一元四角。國產細絨標準花共成交卅五萬一千八百擔，較上周多二萬四千二百擔。最高價為二月期之三十二元三角，較上周高峯漲三元八角五分；最低價為十一月期之三十一元一角五分，較上周低峯漲三角。

一周間之紗花（九月九日—十四日）

陳濟成

本周紗花無甚榮辱，惟現紗銷路尚佳，現植到貨湧旺，故期紗則近高而遠，低期棉則近低而遠高，正相背而馳也。

棉紗一週在本周間值中秋前後，天氣漸涼，銀根鬆動，演粵等對現銷稍增，常年秋節至重九間為秋銷最暢時期，今年如何，仍為紗商密切注意之焦點。期紗因存底大減，紗交倉庫會一度縮至二千四百十包，金融界與多頭近期活動，本月紗有軋空之勢，致近高遠低之差率，幾達三元。旋以紗交倉庫存數增加，九月期紗突轉軟化，加之海外棉業狀況一味趨向下游，人心不振，市象復轉平疲矣。

棉花一週以白露節氣，天時晴朗，棉田無損；且颶風亦不襲滬，於是人心懈怠。新姚花等上市又日增，紗廠未全部開工者，多形成供給增而需要減之現象，長心思多頭，漸次移向遠期，故近低遠高，此與紗市正相反。旋以美花產額發表減少三十萬零九千包，市價因之高昂，印棉漲風亦熾，多頭膽氣益豪；惟目前棉花正在開鈴摘花之際，其市價之漲落悉依陰晴為轉移也。

本周紗交二十支金雞標準紗共成交七萬七千八百包，較上周減四萬六千三百包。最高價為九月期之一百七十二元，較上周高峯漲六角；最低價為一月期之一百六十八元，較上周低峯漲一元。國產細絨標準花共成交二十二萬九千七百擔，較上周減十二萬二千一百擔。最高價為二月期之三十二元三角，與上周高峯同；最低價為十一月期之三十一元二角五分，較上周低峯漲一角。

一周間之債市（九月二日—七日）

惲藝超

本週債市起伏平凡，環境穩定，然趨勢頗屬堅強，實貨輸出雖未盡絕，而大戶較稀，一般進胃尚稱不惡，故價格較之上週除九六外，一致略形回上，惟交易減少波動，上下全視嗣後本月套利之踴躍與否耳。

星期一（二日），晨初開盤北幫頗有出胃，上列各債大致略疲

二三角，金短正六則降三角半及四角。次盤了結頗湧，而大戶拋售反稀，統稅以前，仍微一二角，鹽稅金短，則形回上，廿二關以次，再度下降，九六以大戶脫手，本月見九元零五分之低價。下午一盤致稍振，收盤無大榮辱，結果較星期六一致微疲云。

星期二（三日），上午開盤互見環瑜均祇五分一角之上下，僅九六略回一角及一角半。次盤多數不動，少數好五分一角，九六再好一角半及五分。下午市廿捲以次，忽告堅挺二角半，金短廿二關等上好三四角不一。收盤續堅，綜計各漲一角至六角五分。

星期三（四日），晨初，各債尙能維持，昨日之挺象，次盤了結紛來，突見疲勢，統鹽以次，各回小二三角不等。下午僅屬盤旋，無可記者。

星期四（五日），上午開盤波動極少，多數稍回小五分一角。次盤復形微堅，下午市益少變化。結果漲多跌少，均止五分角許。星期五（六日），初開微堅，嗣七十八號略有進胃，鹽稅以次，突好三四角。次盤互有榮辱，下午市上落極微。總之成交減少，遂不易有大上落，而少數之成交，因賣買之板價，亦不易脫手也。結果一致趨漲，以下月正六漲六角為最鉅云。

星期六（七日），近日場利微薄，套息均未出動，乍高乍回，範圍窄狹。本日上午開盤五號七十八號稍有出籠，見小一二角，次盤又呈站定，下午市復屬徘徊。綜較昨日各小五分至三角。全週成交期貨總數為四千三百四十六萬五千。

一週間之債市（九月九日—十四日）

惲藝超

本週債市，因成交不甚暢旺，價格起伏仍微，綜觀略形趨疲。良以國內香港方面銀行時有謠言，廣東終至停業。國外情勢意阿日趨惡化，國聯調解鮮效，雖影響於滬市金融表面，非甚顯著；而引為後日般憂者，亦天有人在，以故價似不易有漲勢也。

星期一（九日），開盤上列無變化，自統稅起漸見生氣，微挺五分至二角間。次盤互有漲落，均祇五分之參差。下午市幾無榮辱，結果較星期六跌多漲少，以裁兵下月跌三角為最鉅。

星期二（十日），上午開盤，上列微小五分，鹽稅以次，微挺五分及一角五分，次盤多數仍好五分，下午市絕少變動。綜計一致微漲云。

星期三（十一日），全日四盤總計不過二角起伏，賣買雙方價格之間各為五分，板價巨大，交易絕無僅有。全日較昨日僅一二種較好五分一角，餘絕少榮辱云。

星期四（十二日），秋節停市。

星期五（十三日），上午市開盤下月廿二關及正六微小一角半及一角餘，多數無變動。次盤一致稍降一二角，以四十三號及北幫之售賣，遂不易有振作，下午市仍難奮起。收盤正六再降一角半及二角半，綜計一致見小五分至五角不等。

星期六（十四日），上午市頭盤趨勢仍疲，價在二角間，正六則微升五分。次盤復帶盤旋，正六復好一角半及一角。下午市兩盤經過俱屬徘徊，結果跌多漲少，多數在一角間云。

全週五日成交期貨共計一千八百廿二萬。

一週間之金市（九月二日—七日）

王綏之

本週大條近期長一八七五，遠期長三七五，銀價勿動，倫敦金價漲十辨士，美英匯兌小三分二五，英美匯兌小三分半，標金跌八元四角。茲將本週情形，略述如下：

週一，大條未動，銀價平定，倫敦金價漲一辨士半，美英匯兌小半分，標金開盤為八百八十七元一角。當時進戶衆多，步漲至八百八十九元八角之最高價，旋因匯市趨鬆，立即下瀉至八百八十九元。嗣復回昇，上落於八百八十五元與八百八十七元內外頗久。厥

後匯市續鬆，再漸跌至八百七十九元之最低價。收盤爲八百七十九元九角，較之上週六跌七元九角。

週二，大條近期續定，遠期長另六二五，銀價與美英匯兌均停市，倫敦金價漲一辨士半，標金開盤爲八百七十八元六角。旋稍漲至八百八十元，爲當日最高之價。俄緣匯市濫鬆，步瀉至八百六十九元五角之最低價。嗣以匯市轉緊，致買氣較濃，逐漸漲至八百七十七元五角左右；惟瞬復回小至八百七十三元之內，蓋悉孟買銀價預測漲度甚多之故也。旋有大戶勇進，頓現激漲至八百七十九元以上，終因孟買銀價果然報漲頗鉅，故仍回挫至八百七十三元八角收盤，較之週一跌六元一角。

週三，大條近期長二五，遠期長三七五，銀價仍無變化，倫敦金價亦不動，美英匯兌小三七五，標金開盤爲八百七十八元六角，繼即八百七十八元四角爲當日之最低價。旋即步漲至八百八十三元四角之最高價，實由大戶傾買所致；但因匯市頗定，各銀行賣意較有，是以瞬復見挫，疊呈盤旋於八百八十元至八百八十二元內外。收盤爲八百八十七元七角，較之週二漲六元九角。

週四，大條近期縮一二五，近期縮一八七五，銀價仍無變化，倫敦金價漲一辨士，美英匯兌小半分，標金開盤爲八百八十三元六角，繼即跌至八百八十三元四角。嗣有大戶奮進，漸上昇至八百八十八元。當因匯市尚平，各銀行賣意頗濃，復一度回小至八百八十五元五角左右。旋悉孟買銀價預測報跌，兼以匯市轉緊，買風因此

驟旺，逐步盤漲至八百九十一元五角之最高價。迨後趁高賣出者踴躍，致再見挫至八百八十元與八百八十九元內外而徘徊。收盤爲八百八十九元一角，較之週三漲八元四角。

週五，大條近期縮另六二五，銀價續定，倫敦金價漲三辨士半，美英匯兌小六二五，標金開盤爲八百九十三元二角。開後賣戶較夥，漸跌至八百九十一元五角左右。俄頃大戶買進，立刻漲至八百九十七元之最高價。旋以匯市頗鬆，遂即下跌，而起仆於八百九十二元至八元九十四元左右。嗣因匯市繼硬，頓時賣氣蓬勃，步步盤跌至八百八十六元一角之最低價。收盤略回爲八百八十七元二角，較之週四跌一元九角。

週六，大條近期長一二五，遠期長一八七五，銀價再定，倫敦金價漲二辨士半，美英匯兌小一分二五，標金開盤爲八百八十七元五角。初略上漲至八百八十八元七角之最高價，俄因匯市鬆硬，當即回挫，盤旋於八百八十二元至八百八十五元內外。嗣後匯市愈硬，致賣風亦愈熾，再漸跌至八百七十九元之最低價。收盤爲八百七十九元四角，較之週五跌七元八角。

本週金市，雖有大戶絡繹購進，惟因匯市常呈鬆硬，終致萎靡不振也。

以上略述本週滬上之標金市況，茲更將逐日市價及成交條額，附表於後，以便查覽。

日期	上午				下午				成交
	開盤	最高	最低	收盤	開盤	最高	最低	收盤	
九月一日	八八七·一〇	八八九·八〇	八八四·〇〇	八八六·四〇	八八六·八〇	八八七·三〇	八七九·〇〇	八七九·九〇	一三、三九四 一九、九三六
九月二日	八七八·六〇	八八〇·〇〇	八六九·五〇	八七三·九〇	八七二·九〇	八七九·六〇	八七二·七〇	八七三·八〇	四八、一八一 二五、六〇六
九月三日	八七八·六〇	八八三·五〇	八七八·四〇	八八〇·七〇	八八七·一〇	八九一·五〇	八八六·三〇	八八九·一〇	三七、八九八
九月四日	八八三·六〇	八八八·八〇	八八三·四〇	八八七·八〇	八八七·一〇	八八六·三〇	八八六·三〇	八八九·一〇	三二、〇八一 二二、〇三〇
九月五日	八九三·二〇	八九七·〇〇	八九一·二〇	八九二·〇〇	八九四·一〇	八八六·一〇	八八七·二〇	八八七·二〇	三九、一九三 二〇、六六四
九月六日	八八七·五〇	八八八·七〇	八七九·〇〇	八七九·四〇					三六、二五三
九月七日									

一周間之金市 (九月九日—十四日) 王綏之

本週大條近期長三七五，遠期長四三七五，銀價未動，倫敦金價漲半辦士，美英匯兌大一分二五，英英匯兌大八七五，標金跌六元。茲將本週情形，略述如下：

週一，大條近遠期長另六二五，銀價勿動，倫敦金價漲三辦士，美英匯兌小半分，標金開盤為八百八十四元二角。初頗平穩，進出於八百八十四元內外，最低價為八百八十三元五角。旋有大戶買進，即漲至八百八十九元。嗣後市况不定，或因匯市趨鬆而跌，或因大戶續進而漲，盤旋於八百八十六元至八百八十九元內外。終以孟買銀價報跌，故買氣轉濃，逐步上昇至八百九十二元八角之最高價。收盤略控為八百九十一元七角，較之上週六漲十二元三角。

週二，大條近遠期縮另六二五，銀價平定，倫敦金價漲一辦士，美英匯兌大六二五，標金開盤八百九十三元七角，為當日最高之價。開後大戶賣出，步瀉至八百八十六元七角之最低價。迨後孟買銀價報跌，頓時買風較盛，上漲至八百九十二元左右；惟因匯市仍定，未見緊軟。是以趁高賣出者踴躍，復漸回小至八百八十九元三角收盤，較之週一跌二元四角。

週三，大條穩定，銀價亦無變化，倫敦金價跌六辦士半，美英匯兌大六二五，標金開盤為八百八十四元八角。當因進戶衆多，漸漲至八百八十八元之最高價。俄頃稍挫，進出於八百八十七元內外。後緣匯市鬆硬，兼之孟買銀價預測報漲，一時人心惶疲，賣勢頗熾；逐步盤跌至八百八十二元五角之最低價。收盤為八百八十三元，較之週二跌六元三角。

週四，大條近遠期長一二五，銀價又定，倫敦金價漲二辦士，美英匯兌未動，金市與匯市因為秋節假日，故均停市。

週五，大條近遠期長另六二五，銀價續定，倫敦金價漲一辦士半，美英匯兌小三七五，標金開盤為八百八十一元四角。初微漲至八百八十一元七角，為當日之最高價。旋因匯市鬆濫異常，致傾瀉至八百六十八元四角之最低價。後以匯市轉平，遂漸上昇至八百七十五元五角以上，但不旋踵間，復步下挫至八百七十九元左右，蓋有大戶勇售，並悉孟買銀價預測報漲之故。終緣趁低進戶蜂擁，瞬再回漲而起仆於八百七十一元至八百七十三元內外。收盤為八百七十三元二角，較週三跌九元八角。

週六，大條近期長一八七五，遠期長二二五，銀價再定，倫敦金價跌半辦士，美英匯兌大八七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七十四元七角。

初因匯市頗緊，步漲至八百七十八元五角之最高價。後以匯市漸鬆，遂即下挫，盤跌至八百七十二元二角之最低價。嗣稍回昇，進出於八百七十四元內外。收盤為八百七十三元四角，較週五微漲二角。

本週金市，週初因有大戶勇進，激漲十二元餘，頗有趨向上游

之勢。惟嗣後以匯市鬆硬，故復逐漸下挫，結果較之上週，仍續趨跌，人心受意阿風雲影響及匯市壓迫而致疲也。
以上略述本週滬上之標金市況，茲更將逐日市價及成交條額，附表於後，以便查覽。

日期	上			午			下			成交
	最高	最低	盤	最高	最低	盤	最高	最低	盤	
九月九日	八八四·二〇	八八九·二〇	八八三·五〇	八八七·八〇	八八七·六〇	八八七·六〇	八九二·八〇	八八五·三〇	八九一·七〇	二七、六六九
九月十日	八八三·七〇	八八三·七〇	八八六·七〇	八八九·一〇	八八八·二〇	八八八·二〇	八九二·二〇	八八七·〇〇	八八九·三〇	二五、六二七
九月十一日	八八四·八〇	八八八·〇〇	八八二·五〇	八八三·〇〇						二七、三四二
九月十二日	四	停市								
九月十三日	八八一·四〇	八八一·七〇	八六八·四〇	八七四·〇〇	八七二·五〇	八七二·五〇	八七四·八〇	八六八·七〇	八七三·二〇	四七、八一七
九月十四日	八七四·七〇	八七八·五〇	八七二·二〇	八七三·四〇						五四、二五〇

一周間之雜糧 (九月二日—七日)

徐香嚴

計小二分云。

一周間之雜糧 (九月九日—十四日)

徐香嚴

小麥 本週小麥，國外行市，雖一再向榮，然市場方面，亦不過呈盤旋之勢。良以秋節將近，行商不無受經濟之影響，難以儘量吸收，其上落祇在三四分之間，故市場交易，稍見清淡。綜觀一周之情形，周一周二略見平疲，而後則日有小漲，結果較上周大四五分不等云。

豆油 豆油以去路之滯呆，大有供過於求之概，故其勢遂下。游。周五形勢，似趨回好，但以廠方競售，旋即復現低價。綜計一周中小去六角之譜，遠近相同。如此情形，前途油市，恐仍無起色可望耳。

黃豆 黃豆交易，非常清淡，周一至周四，未有成交，及至周五，始有行市，開價為三元五角，勢趨疲軟，及周六收盤為四角八分

本週雜糧狀況，惟小麥交易最旺，油則次之。其他如餅豆等，鮮有成交，油市稍見回漲，但無巨大變化。小麥則以國外之洋麥一再報漲，本麥現貨到存兩稀，遂呈逐步上升之勢。茲將一周間小麥之情形，逐日分誌於后，俾經營是業者有所參考焉。

周一，洋麥漲風，再接再厲，坎麥竟升一元左右，美麥亦大六七角之譜。市場空氣，雖見緊張，但因廠方吃價頗緊，故其勢難以即展。結果近期好一二分，遠期好三四分云。

周二，洋麥報價，忽稍回軟，市場人心，不無影響；且以秋節在邇，買賣雙方，均甚慘淡。全日行市，不過有一二分之進出，勢無榮辱可辨耳。

周三，國外洋麥復漲，現貨又復提高，囤戶乘間猛進，空頭見勢不利，競相抵補。際此多方急逼，麥市遂致飛漲，近期立好六七分，遠期暴漲至一角之鉅云。

周四，中秋停拍。

周五，本日開市，買氣極濃，價又續漲五六元譜。後因某方有大量回出遠期，勢遂平復。收市近期大五分，遠期大一二分不等云。

周六，外表依然見挺，行商見高出售，市價即呈盤旋之勢。午後以粉市疲落，小麥遂亦呈萎頓狀態。迨收市則近期小三四分，遠期小一二分云。

一周間之麵粉(九月二日—七日)

徐起

本月初粉市，交易依然清淡。迨周三始因意阿風雲，業外囤戶略事吸收，突破往日沉悶之局。然進者皆偏重於遠期，本月極鮮注意，故市面似有近滯遠俏之勢。周末終以節前浮多了結，實銷為經濟窘促所累，雖欲望其騰達，事實上誠覺匪易。爰將逐日市況，縷述於次：

周一，市場人心，潛伏已久，極不思動，致市全無振躍氣象。雖洋麥有時報漲，卒難引起買方之興味，誠目前粉市之厄運。結果本月份小七厘半，餘小半分至一分半。

周二，市氣之沉寂，交易之冷落，實為歷來所罕見，在此經濟未能復蘇之際，殊難望其勃發。

周三，清淡情形，依然如昨，無榮枯之足言。忽意阿風雲，襲來海外，致引起業外之買意，可謂沉寂中，平添幾許熱鬧耳。收市本月份漲一分，其餘各月份漲一分至一分七五。

周四，因東菲空氣，漸趨惡劣，致業外人於遠期頗多吸收，近期以廠方套售，仍是盤旋之局。結果本月份漲一分半，餘漲二分至三分不等。

周五，買方大有躍躍欲試之概，且現粉北銷絡繹付裝，致各月份頗有起色。旋因廠方趁勢套賣，市乃一度回小。迨收市雖漲跌互見，但無過分起伏。

周六，因浮多了結，致近遠各期逐步下游，惟經濟窘迫，乃予實銷以重大阻力。故收市各月份，小二厘半至七厘半。
本周粉價高低，列表於左：

價格	八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一月份
最高價	二·三九七五	二·四一七五	二·四四二五	二·四六二五	二·四七二五	二·四八
最低價	二·三六五	二·三八	二·三九七五	二·四二	二·四三	二·四三

一周間之麵粉（九月九日—十四日） 徐起

本周粉市，遂步上騰。其致漲之由，緣國外洋麥迭漲，定貨難以算，而國內麥源漸涸，未克應粉廠之需，而價亦步昂。兼之實銷間津，使粉市躋于鞏固之地位，况國際風雲，笳聲遠播，盤馬彎弓，似有一觸即發之勢。若果成事實，則洋麥來華勢必受阻，且秋節後，兩師風伯，狂襲而來，恐有害于農田，故買方吸收之興奮，未始無因。其漲勢之銳，遠期尤甚，近期稍弱。周末因多頭獲利了結，價始旋旋下墜。爰將逐日市况，分誌於次：

周一，因客幫零化尙活，加以國外洋麥漲風甚熾，美坎電訊報漲六七角至一元，由是引起業外之間津。收市除十二月份各好一分外，其餘各月份俱好七厘半。

周二，節前粉麥出入兩淡，市居盤旋；惟目前國內麥底漸枯，獲利了結，市遂回軟。結果本月及一月份較小七厘半，餘小一分至致粉市脚地自然鞏固。矧國際風雲，依然如故，洋麥定貨又難合算

周二，節前粉麥出入兩淡，市居盤旋；惟目前國內麥底漸枯，獲利了結，市遂回軟。結果本月及一月份較小七厘半，餘小一分至致粉市脚地自然鞏固。矧國際風雲，依然如故，洋麥定貨又難合算二分二厘半。本周粉價高低，列表於后：

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一月份	二月份
最高價	二·四五五	二·四八	二·五二二五	二·五三七五	二·五五五	二·五七
最低價	二·二九五	二·四二	二·四四五	二·四六七五	二·四七五	二·四八七五

，廠方既未敢多出，而業外大戶吸收甚勤，市乃頓形挺秀。結果本月及十二月份好二厘半，餘好五厘至一分。

周三，海市蜃樓，時起變幻，影象所映，市亦隨之。近期因各廠存底不豐，實銷又見活路；遠月皆由業外圍戶所激動，浮空忍痛抵補，買氣尤形其旺。全日成交數逾六十萬，市遂扶搖直上，若無止境。結果本月及十一月份各漲二分，其餘漲一分半至三分半不等。

周四，因秋節停市。

周五，近觀意阿風雲，日趨緊張，大有劍拔弩張之勢，若一旦戰事爆發，洋麥來源勢必受阻；且昨日午後狂風驟雨，一般人恐有害農田，釀成雙管齊下之局勢。收市本月期漲二分七厘半，餘漲三分二厘半至四分二厘半。

周六，呈先漲繼跌之象，初以洋麥回振，人心良好，繼因浮多

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一〇一	益康	楊嘉元	一八七八
一〇二	新亨	汪鶴偉	二五八三
一〇四	鴻昌	謝鼎山	三三七三
一〇五	源昌	李槐年	三八七四
一〇六	福源	殷秋霖	一九〇六三
一〇七	益豐	梁嘉榮	六七四九
一〇八	長和	唐松安	六六七七
一〇九	瑞源	周少康	八八〇六

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六八	明誠	諸嘉真	九〇九九九
六九	慎昌	鄭啓敬	九〇〇八二
七十	至中	史久綠	一六九〇
七一	同德	錢伯衡	九五五五
七二	錦源	丁兆康	九二九七一
七三	益華	黃伯丞	九三九〇一
七四	梓亨	張吉慶	九四一三
七五	匯記	傅品圭	八〇一六〇
七六	慎大	席德麟	九三五三六

上海金業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七七	福大記	余文輝	九五六八二
七八	元大	楊叔鼎	九一八〇七
七九	中華	陸記中	九二二一二
八十	東記	李鏡波	一四二八四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一一五	祥和	苗萬田	一三四九三
一二六	源茂	李樹東	一四五五一
一二七	大成	樂順慶	一四三七一
一二八	鼎康	馬宗懋	九一三七一
一二九	報告停業		
一三〇	恆昌水	張竹孫	九〇三七五
一三一	同鑫水	葛榮遠	一七八四八
一三二	恆泰	孫文德	九二二一一
一三三	嘉泰	陸錦奎	一三七六七
一三四	同福	胡文培	四五二七九
一三五	寶康	阮慶琳	九〇六〇七
一三六	大興水	盛午清	一三〇三五
一三七	報告停業		
一三八	景福	林曉瀛	南五三二
一三九			
一四〇			

一四二	協興	姚序興	九〇三七五
一四三			
一四四	豐源水	李曾良	一一八四〇
一四五	遠元	葉翠園	一九一五
一四六	厚昌	王寶奇	一九六七三
一四七	大成水	許慶友	一六六〇二
一四八	厚餘	嚴順親	一六八四〇
一四九	裕新祥	楊維群	三三六一五
一五〇	福星	胡祖森	一三五一六
一五一			
一五二	五昌祥	裴振新	一九八九一
一五三	萬昌水	王元福	九〇四
一五四	豐昌	王錦賢	一七一五一
一五五	鼎豐	袁富生	一九一一三
一五六	利豐	吳士傑	一五七八一
一五七	萬豐	楊三新	九二〇二八
一五八	景德	邵景霞	一〇二九〇
一五九	仁承	朱耀騰	一二七二二
一六〇	大康水	王曉和	
一六一	報告停業		
一六二	志昌	陳信全	
一六三	晉隆	蔡和芳	九二〇五〇
一六四	鉅大	管煥生	九〇九四九
一六五	洪銓	黃元芳	九五五三四

一六六	天慶祥	邵寶鏞	一三三九五
一六七			
一六八	裕利	陳永昌	九〇九〇七

上海麵粉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	話
三一	志誠永	于志剛		
三二	源豐	范金杰	南市二一三一八	
三三	增盛	朱志寬		
三四	三泰	徐德	北八四八三七	
三五	寶順	夏榮昌	北八四八五二	
三六	正利	汪慶石		
三七	國泰	胡平	北八二六二七	
三八	聯豐	楊維切	北八二六九〇	
三九	匯源	顧其昌		
四〇	德記	衛鴻昌		
四一	源餘	陸佐霞	南市二二六四〇	
四二	徐昌	尤記	南市二三八九〇	
四三	正成協	彭佩紳	南市二一五八二	
四四	利源順	丁汝海		
四五	仁泰	周慶超	南市二一五二二	
四六	協記號	丁瑞楠	北市四三三九八	
四七	元興	錢定甫	南市二三八六二	
四八	仁慶	徐伯銘		

上海雜糧油餅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	話
四九	恆德	嚴益齋		
五十	瑞記	程潔耕		
五一	泰記	葉濟如		
五二	潘瑞記	潘瑞階	北市四二一七八	
五三	華新	諸善齋	南市二二六二一	
五四	祥和	潘成發	南市二二九八〇	
五五	大有	沈葆廷	北市九二〇七五	

附經紀人公會電話 北八二六六六
南二一六九〇

三三	元記	梁武襄	南市二一〇七三
三四	正大德	梁三多	南市二一五五四
三五	晉記和	朱錦麟	
三六	志誠永	宓如洪	租界八四五七三
三七	恆盛久	江九如	南市二二五三三
三八	姓記	陳世德	南市二二五八七
三九	源豐潤	莊少卿	南市二一三九四
四十	錦泰	凌子和	南市二三五九八
四一	正泰水	李奇鈺	
四二	德泰昌	傅昌裕	南市二三八三五
四三	正成協	彭鳳岐	南市二二一九八
四四	鎮源	汪仲諧	
四五	新豐	虞繼唐	租界八二四〇五 南市二一七七七

◆價目◆
每逢星期一出版
零售每冊五分
全年五元
國內連郵費二元
本期合刊特價一角

◆廣告刊例◆
特等 每方吋貳元
普通 每方吋壹元
廣告刊登費每六方吋
長短刊登者特別從廉

主編兼發行人 穆 藕 初

總發行所 交易所周刊社
上海多亞路二百六十號四樓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三二四號